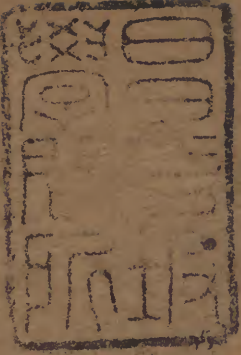


資治新書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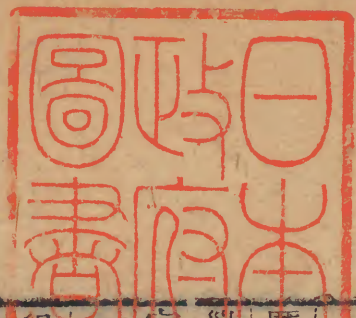
二十止



漢書門		二	二	二	二
架函號類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20
		冊數	20 ( 20 )
		函號	297 40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二十目次

判語部

犯上一 誣官

匿婦奇寃事

倪伯屏

貪官囑民事

毛錦來

勦盜追賊事

劉奇中

極苦大寃事

王望如

官督縣通囑民事

失名

密揭訪劣等事

周宿來

犯上二 逆親

緝獲偽印事

袁輔宸

毛章斐案

高雲旂

殺母滅倫事

范正

犯上三 背師

欺侮師長事

毛錦來

犯上四 奴僕背主

資治新書二集卷二十目

文光堂

弑主駭變事

賈蒼喬

寓叛戮主事

王望如

情閑叛逆事

陳大亨

叛國殺主事

王望如

婚姻一 強娶

劫女奇冤事

方邵村

婚姻二 逼嫁

逆媳毆姑事

劉松舟

哭死二命事

王望如

謀割大冤事

米紫來

滅倫異變事

梁淪淪

婚姻三 賴婚

母黨禍延血女事

王望如

婚姻四 悔親

活折慘冤事

戴紳黃

婚姻五 誤婚○嫁非其偶也

生離夫婦事

毛錦來

憲錄冤折事

紀文甫

宵死鳴冤事

文燈崖

會稽女子判

高嵩公

婚姻六 苟合○即先姦後娶

子賣交妾事

紀光甫

毒陷巧割事

王望如

活折髮妻事

朱周望

姦拐滅倫事

賈蒼喬

婚姻七 賣妻告贖

活佔事

賈蒼喬

發審事

佟滙侯

勢欺活折事

楊玉衡

掣拐折婚等事

楊玉衡

婚姻八 買良為賤

相雪女冤事

唐蔚菴

繼嗣

莫宗抄斬事

紀光甫

憲斬籍沒事

紀光甫

滅桃鎮繼事

李石安

吞篡恠極事

李石安

撫孤

勦家滅門事

毛錦來

積惡匿東等事

毛錦來

燈蛾投明事

王望如

墳墓一 爭文

盜葬皇陵事

紀光甫

法研大患事

紀光甫

違繫人命事

喻念茲

拋骸異寃事

方邵付

親殺違滅事

李鄴園

挖骸殺命事

劉黃中

墳墓二 傷文

殺叔符典事

李鄴園

蠹恪事

夏蒼喬

墳墓三 掘坎

千古奇寃事

文燈崖

亂民掘燒等事

黃鳴俊

墳墓四 砍伐墓木

盜樹剖墳事

程質夫

豪蠹飛屠事

紀光甫

伐塚大寃事

吳亮公

勢謀鎖詐事

劉黃中

田產一 爭產

屠儒事

李鄴園

誣姦殃民事

毛錦來

斬蠹事

陳大亨

偽屠事

佟崑壁

憲斬事

李鄴園

勢虎慘戮事

紀光甫

豪謀叛殺事

劉黃中

勢拋祖骸事

劉黃中

五虎飛嚼事

劉大如

抗斷盜黨事

侯容蒼

山蠻滅法等事

王鼎臣

羣梟食民事

王鼎臣

牙棍朋奸事

王鼎臣

誣盜殃民事

毛錦來

急救萬命事

毛錦來

二狐奏寃事

王望如

田產二 爭家私

朋殺吞殺事

周傑園

一件滅倫慘變事

李石白

橫矜嚇殺事

毛錦來

謀殺人命事

毛錦來

屠抄事

李鄴園

田產三 告賣告贖

考察事

黃鳴俊

田產四 侵官地

清查官地事

呂南呂

拯救赤子事

李維嶽

租債

欺君殃民事

毛錦來

謀吞斃命事

劉黃中

爭毆小憤

倡亂屠民事

紀光甫

妻命事

賈善齋

絕命兇殺事

王書年

大亂國典事

賈善齋

急救夫命事

劉黃中

黑夜衝殺事

劉黃中

慘弑伯母事

劉松舟

發審事

佟滙侯

滅法絕命事

陽玉衡

黑夜兇殺事

陽玉衡

發審事

王鼎臣

資治新書二集卷之二十

湖上笠翁李

漁蒐輯

婿沈心友伯訂

犯上一誣官

匿婦奇冤事

蘇州倪伯屏諱長珩  
司李

看得韓一鳴之告蔣士奇因門子以及縣官其所恃者有三一則以別縣之民寄居轅下因無部民之義可避罔上之愆一則以其妻羅氏破拐羅氏一日未出縣官一日在雲霧中欲辨瓜李之嫌必為多方緝獲計甚狡也一則以士奇姦情有據即使水落石出而告門子者不為無因門子乃近官之人無風馬牛不相及之議也乃今羅氏既已緝獲拐者業有其人

則與士奇無涉矣。士奇初姦羅氏，已經知縣某審明。責革合縣士民有口，且各遞甘結。則是親近之人，已爲風馬牛不相及之人矣。以漆匠朱阿壽之事，而加諸縣令，以拐在鄰縣之羅氏，而誣在縣令署中，一鳴之內，雖狗彘不屑食矣。如此惡棍而不盡法創懲，則朝廷命官之名節，皆掣于辱人賤行之手矣。衣冠掃地，可勝悼哉。投荒之條，合從初擬。朱阿壽已伏天誅，免議。

貪官嚼民等事

平陽毛錦來諱新昌人

看得張懋修與其父張佩環豪橫武斷，素不理於鄉曲之口。隰州知州初行蒞任，而計修父子者，登至州

官由是知其名而惡之。於十八年八月內，有鄉民卜元祥者，與佩環比鄰而居。環占祥屋，祥控於州。州官責環而斷與祥價，詎環不遵，而橫肆益甚。祥不得價，而日哭訴於州。州官愈惡之，遂置惡人扁以懸其門。蓋已與衆棄之矣。又於本年三月內，廉得懋修劣款申報學道。道將懋修褫革，批廳拘審該州。旋又查出張佩環隱糧惡蹟，揭報撫院。院批該州審報州委吏目緝環候審，而懋修早已兔脫，潛入京師，捏款登聞。此蓋因州官之揭報而故爲反噬之術也。鼓狀卑欺，汾太二刑廳會審全虛明，如指掌而憲臺疑有隱狗，嚴駁再勘。職仰遵逐件細鞠，每舉一事，不惟盈庭之

欵証。詎爲見鬼見神。卽轉以誅之。懋修亦如醉如夢而支吾錯亂。請得而備述之。如所稱困衙蠹。卜元祥告臣父張佩環。州官未審而先責三十板。要錢百兩。審佩環所占元祥之屋。乃是間半小房。而州官斷給元祥之銀。止是六兩。屋價其事甚細。其罪甚微。乃謂藉六兩之小罪。而挾人百金之重賄。不唯師出無名。亦嬰兒孺子之所不從也。迨訊所謂蠹快二字。乃知卜元祥不唯於州官任內。原未供役。且自清朝以來。並未進衙。及詰懋修而修亦曰係明朝蠹快也。是何異雲語乎。迨刑鞠欵証。黃運祥事無影響。而修旋又移其說於張文。文攻其誕。更可駭者。修出一紙

各帖指爲州官受賄之後。通刺謝已。嗟乎天下固有勒賄而投謝刺者乎。醉耶。夢耶。其詞愈窮而愈幻。愈幻而愈窮矣。此懋修登聞之本意。其大槩已如斯矣。復按其所列十欵。句櫛而字泚之。如第一款。額外加派。而杖死納戶。問所加之額。係何欵項。杖死之人。係何姓名。加派之據。有無票簿。則不唯欵証。宋琮面叱其妄。而懋修已無一言相對矣。第二款。要豆九百石。要草一萬二千束。而分文未給。審該州僻處山陬。原無衝途驛遞。從不養馬。突然而買豆九百。買草萬餘。不唯駭人聞見。亦將藉何名色。且舉州無一買草買豆之人。而獨指木家一庄。農爲証。已屬不經。又從而



受意焉。幸趙進忠良心不昧，而庭發其隱，則懋修之罪正不待他人攻之矣。第三款要狐皮一百一十六張，而分文不給，夫畊則問農，織則問婦，買狐皮而不求之獵戶，索諸里老何為？訊蘇來有買狐皮一事，則不知其說之所自來也。第四款丁糧加派查懋修款內所載，共銀總數合之該州丁糧總數，大相徑庭。且該州於本年二月某日開比，懋修於三月終旬入京，計此時該州額內之徵尚未完及十分之二，而乃誣及額外此王某等之言，甚爽然也。第五款隱匿馬逢知地土而勒詐劉其才，查馬逢知一案係前任知州查明具有無隱印結申府報院達部，與今州渺不相

涉，是又可不必置喙者也。第六款以服毒入命，乃斷給結案於大寧縣，而該州不過依擬發落者也。第七款起解錢糧而傾錠短少，審傾錠乃銀匠之事，如有短少，何無被害銀匠可指？第八款擅用里馬駝送賊物歸籍，審款証薛疑鼎不唯不知有駝送之事，并且不知有里馬之名，隨詰懋修出馬之里老係何名姓，所載之賊物係何籍，資駝送之時候係何月日，撞遇之去處係何地方，而懋修又不能措一辭以應也。第九款兩里結訟，爭糧二斗七升，而罰穀三百石，審款証所謂招房竇某，乃舖司兵，非招房也，及詰懋修所謂兩里之里係何里分，納穀之人必有姓名，結訟之

時必有年月而懋修又不能出一詞以對也然即據所云爭糧不過二斗七升而罰穀乃至三百石其說不倫又不待問而知矣第十款虧蠲行戶審原款所載行戶止有喬益金一人而益金乃係州前賣烟窮漢彼固未曾開行而州官又不吃烟其說誣漫又莫此爲甚矣以上十款簡簡詳勘無一事不荒唐無一語不誕妄誠不知懋修何心而故作此醉夢之言以竄天聽也登聞所以鳴冤止許訴其本事額外列款已屬違例况乎所列之款又無一字近真違例之中又違例焉反坐擬戍誠不能爲懋修道也張佩環爲州官揭報之後既蒙撫院批審自宜聽候問結乃不

能自止其子之妄出而使擅竇 宸聰併杖不枉

勦蠹追贓事

撫州太守 劉黃中 諱玉贊 宛平人

看得丁瘦仔捕風捉影匿名捏詞假公濟私抗官挾吏非一日矣東汝旱夫爲閩督五福之用以舊屬而念舊德此理亦無足奇而瘦仔以乾餽之愆捏名張行具控何滯猶云夫役是所經承至架閣之王煥志戶房之何道仔于彼何涉乃以一黨二字槩之乎樂年仔舊應里催何黑仔同充夫役睚眦細故掛告無遺其視官法直爲彼報怨之具耳况通邑公務如有不便于民豈無受害可以指証乃催何秋香改名羅洪豈偏告偏証遂可以偏聽理之乎此風可長則官

無以使下而吏無所奉行矣。丁瘦仔。何秋香。應重責  
枷示。以爲詭名刁訟者戒。

極苦太寬等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  
司李江寧人

審得開欸之虛實。必憑証佐之口供。卽上司之揭報  
屬官者。且然。况屬官之反噬上司者乎。被參知縣某  
告道府。廳各熬經長沙錢太守。鹿戎廳歷審証佐各  
不招認。詳請憲臺轉申督撫。已無遺議。仍重煩督撫  
兩臺交詞嚴駁。卑職敢不矢公矢慎。盡法推敲。奈各  
欸証佐終不易詞。而某復曉曉置辯。謂各欸証奉承  
見任之官。而排擠去任之官。其言近似。獨不思楚俗  
卽云澆薄。人情自是炎涼。其排擠去任之官。而奉承

見任之官情。或有之。但豈有排擠未死之官。而奉承  
既死之官者乎。詞內之陳巡道。化爲異物久矣。俞文  
龍等之口。不肯因其物故。而稍爲游移。尙爾扶同攻  
擊。則見在之金知府。潘推官。又不待辯而明矣。潘推  
官之家丁潘六。訊之各欸証。既云並無其人。若衙役  
之過付。親手之面交。卽據某所供。亦前後自相矛盾  
最可異者。欸開金知府每月得鹽行樣鹽。訊之經紀  
羅君甫。則所持各票。乃被參知縣某所自取。與金太  
守無涉。伐人適以自伐。豈某亦奉承見任之官。而自  
行排擠去任之官乎。况所開金知府之樣鹽。則謂之  
贓私。而自供衙役某所持之硃票。則謂之長例。何其

待人則勉而自待則寬乎總之被參成讐含沙射影  
浮詞滿紙皆成夢囂應從反噬之律定罪洵屬不枉

官蠹賸通嚼民事

矢名

以民託官非有所憑即有所倚憑則憑其事欵之實  
倚則倚其謀主之雄也王思明告無一實而敢于誣  
官豈無所恃而然

密揭訪劣等事

處州周宿來諱茂源  
華亭人

審得鮑某以府胥之子倖廁賢官自矜搨管能詩實  
習舞文故智鄉里比之白額上流鄙為青蠅放辟邪  
侈之行有一日不可容于子矜之列者東甌官吏揭  
報按憲訪拿批行學道褫革而按憲猶于法外施仁

免其三木本犯自知顏面喪盡賊城難以復居乃以  
括蒼為避跡之地然當朝嘿自艾或者天地之宥尚  
可苟容豈意醕酒縱博交結匪人官于處者豈能容  
他郡之流孽貽害于切近地方乎及驅之出境而終  
不去仍匿于城東之青林地方狐綏狼顧使鄉民見  
而畏之爭首于縣縣方出票行拘而本犯猶不踴躍  
出走復以威轄鄉夫擅役鋪兵真屬包天之膽縣發  
其筒則有述懷詩一篇含怨肆謗大意羨斐東甌送  
訪之官而并侵及于按憲蓋因刀筆是其家傳而舞  
文率其故智所以字字寓蛇蝎之心而言言帶鼠雀  
之氣今遵憲批嚴審其有青林不過三日好淫之事



未。有。其。實。其。他。喝。甲。長。以。役。鄉。夫。捉。舖。兵。而。排。行。李。  
本。犯。亦。無。能。展。辯。至。于。假。稱。乙。榜。則。其。嚇。鄉。愚。之。由。  
也。除。輕。罪。不。坐。外。查。律。囚。已。決。而。自。妄。訴。冤。枉。撫。拾。  
原。問。官。吏。者。加。所。誣。罪。三。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鮑。胤。璋。係。案。華。訪。犯。誣。毀。問。官。相。應。擬。流。准。徒。其。勒。  
索。夫。銀。一。兩。照。追。克。餉。

犯上三 逆親

緝獲偽印等事

浙江袁輔宸諱一相  
蕭憲 順天人

看得嘉興府儒學書役蕭遠原係秀水縣禮書偽造  
學印該學歷年學租文冊皆遠偽造先據該學葉教  
官申詳今據該府審實前來查蕭遠私報假印一當

死也偽造歷年文冊侵盜學租二當死也僅與一辟  
尙有剩辜第本司於此重有慨焉據葉教官所獲假  
印係蕭遠之子蕭鏗抱印出首并供質甚確者也夫  
攘羊子証千古詭為異聞今蕭鏗雖供出繼因蕭遠  
親生子也不意當 聖朝之世而乃有証父以大辟  
之子實係世道人心之一大變此乃司世教者之憂  
而于犯人奚責焉謹按 大清律有親族相為容隱  
之條凡同居及大功以上親族除謀反叛逆外其餘  
罪犯許其相為容隱並勿論罪夫大功以上尙許容  
隱况親生子乎又按 大清律云于法得相容隱之  
人為之出首比同罪人自首免罪其小功總麻親出



首者亦得減等。功令昭然炳如星日。此千古帝王相傳之法。斯真仁之至。義之盡也。而今之刑官。未見議及此案。以子首父。比同罪人自首。免罪之條。未知法司允從否耶。再按大清律云。自首有不盡者。仍以不盡之罪罪之。今蕭遠私造假印。未首蕭遠。侵盜學租。則蕭遠侵盜錢糧之罪。固自在也。又據府審假印。實係紹興人沈掄生雕刻。查私雕假印之條。應以雕刻之人為首。行使之人為從。今沈掄生尚未提到。其蕭遠偽造歷年學租文冊。該府未經審明。侵盜某年學租銀若干。均難定獄。此案事關大辟。應聽臬司審理。擬合詳請憲臺。督批按察司。提審明。

確詳憲定奪可也。

毛章裴案

德安太守高雲旂諱江寧人朝

看得毛章裴出狀孺子也。中書之言。雖路人不敢置。况以子而證其所生之母乎。使毛通明之塵聚果有指實。自當按律重擬。乃聚毛氏之族。而庭訊之。無有能証其事者。母不受罪。則章裴宜加人一等矣。制懲之下。若猶不自悔艾。可退而讀凱風之詩。通明若稍明。瓜李之嫌。烏有此鼠雀之訟。本宜做治。但恐刻書無鹽。礙彼母子大義。隧而相見。姑體人情。今而後其無近未亡人之側可也。

殺母滅倫事

杭州兵憲范正諱河南人



繼母以不孝訟子。雖難盡信。然讞者往往以繼母二字預先橫踞胸中。不特虛者近虛。而實者亦難近實矣。據詳胡允安之持刃殺母。毫無指証。焉知族眾兩鄰之口。不休于允安。平昔之狎。而故為左袒之証乎。仰廳再加嚴訊。務得實情。以正倫法。繳

犯上三 皆師

欺侮師長事

平陽 毛錦來 諱 達 新昌人

看得東修固弟子之禮。缺之則為不恭。懷利非師長之宜。爭之亦覺失禮。但寒暄既屬苦局。而巖邑又鮮多才。科歲兩場。收門生不過五人而已。頭角一換。見師傳亦當三有禮焉。半生老景。止靠此一度春風。千

載奇逢。不過是幾名新進。况教官之嗜慾無餘。非如萬取千。取百。尚曰吾猶不足。詎秀才之心。腸大毒。即使與之。使與之。簞皆云我昏不能。若非鳴鼓之攻。終無執贖之日。幸存羊而愛禮。姑畧法以原情。歸斯受之。可免窮途之哭。與其進也。益顯師道之尊。

犯上四 奴僕背主

弑主駭變事

蕭山 賈蒼喬 諱 國禎 縣令 曲沃人

看得余昌三徐氏贖身之僕也。初靠身於徐君仁之父。不數月而獲罪於主。主人杖之。昌三不耐刑辱。遂備原價贖身。以出。已歷年所矣。今君仁父故。而為讐家所許。列其事于款單。昌三因而反噬。夫君仁即不



還他人可許而素嘗投靠之昌三何可並許若不論而杖之是天下之主得罪于公庭而豪奴悍僕皆得恣其媒孽非所以厚風俗也前縣擬杖而君仁不服故有是控合移君仁之杖以杖昌三於理斯得

窩叛戮主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

寤得袁巍之告劉正達也以正達妻其義媳子其義孫十年之間六詞叠控從不得理似亦可以不終訟矣乃猶喇喇不休者則謂正達向年曾立議約有義孫長壽長大歸袁之語迨隔別研訊長壽涕泗漣漣但願為僧不願為俗是以沙彌之年而矢頭陀之志且不屑為劉氏之繼子又安肯作袁門之義孫哉正

達之議約明是勸詞而袁巍所告窩叛戮主真同夢藝十年頑訟何許子之不憚煩乎本應薄懲姑念赤貧免擬

情關叛逆事

江寧陳大亨諱開漢

看得朱李保叛主情節叠悉前詳無復再贅今奉駁查賣身文券夫吳友忠內外資產盡屬李保掌握安知一切文憑券約不盡在掌握之中乎事至今日而欲索馮券於燼中恐死灰不復燃矣今李保且不認為吳姓之僕尚可問其昔年身券之有無乎且今日李保之敢於跋扈者亦恃此身券之烏有耳若必欲窵出身券而後定為奴僕則恐反墮術中夫友忠買



順姑爲妾以致家破人亡李保之身券與順姑之婚書同一轍也尚可窮其踪跡乎將謂李保非吳姓之僕無論衆口足憑卽據保自供謂係乳母之子若果如是則其夫妻兄弟在友忠家數十年所幹何事豈母有乳而其夫妻兄弟盡有乳乎又安見奴僕之婦之不可以乳其子也不待詞畢而知爲叛奴矣但其罪浮于律而未獲重創爲餘恨耳勉照前昭解候憲奪

叛國殺主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

嘗得陳以彥爲前宦陳聖典裔孫宦存家貲悉託故僕陳進管理進本姓劉劉如漢郎其子也鼎革以後

陳宦之子賓俊立有退役筆帖許進自立門戶然猶力能彈壓雖無指使之實尙有臧獲之名迨賓俊物故而進亦繼亡以彥純袴家兒菽麥不辨如漢買克府吏子侄又入賢宮因而尾大不掉如漢眼中不復有故人之子矣據以彥供其乘亂揮金買官責主通呂童叟無不代爲腐心其言雖無確據然推原其心似亦莫須無之事也以彥今歲輪克里差四壁蕭然茫無所措不得不望助于如漢而秦人之視越人不問而知其膜外也以彥之控其得已乎蒙批到職職于廷訊之下先正主僕名分後訊家貲有無所告田租五千石領本三千兩總無片紙隻字可憑止有以

彥祖父各批許陳進歸宗筆帖在如漢則奉爲金滕玉册在以彥則視爲斷簡殘篇而聽訟者于此則當兩奪其恃而各予以平夫以漢之父曾受故宦卯翼雖經自立不應藐視其子孫以彥之祖若父既准舊僕歸宗亦不得因其跋扈而遂等先人手澤爲故紙但責以背恩許其贖罪則舊主之氣可平而亡僕之目亦瞑矣合于劉如漢名下斷銀二百兩濟以彥追呼之急報故宦超脫之恩此後以彥如漢各立門戶即使劉氏家貲日裕以彥不得過而問焉併從前主僕之名亦相忘于不較可也

婚姻一 強娶

劫女奇冤事

麗水方邵村 諱亨 縣尹 桐城人

羅孚中謀親不遂而至于劫是以強盜之行而結婚媾之局者也黃世榮之侄女阿綉生而窈窕人人思得以為妻然餌以厚聘者有之賺以巧術者有之即求之不得而以大言恐嚇欲以從賊報于營通海首于縣者亦有之未若孚中之敢作敢為滅理滅法而竟以搶奪為事者也據稱黃阿綉未生之時其父世貴在日曾與孚中之父指腹為婚夫果若是則阿綉之生已十七年矣何及笄以前絕不聞有通好之事直至桃夭將賦百兩爭逐之年始有蹇修何雨若者過而問焉豈非奇葩未艷蝶使不知異卉將開鋒媒

卽至之故歟。况求者自求而世榮並未之許。卽其所謂十六兩之聘非聘也。因其完糧無措。欲以腴田二畝暫押于孀中之兄羅毓宇。毓宇付銀而還其券。想卽以此爲賺婚之由。而世榮莫之知也。夫男女婚娶。有時指腹割襟。律有明禁。况一絲全無。而謂百年已訂。安能起九原二死者而訊之乎。據供持燈之外。並無多人。轎傘之餘。別無他物。獨不思不由情願而強之登輿。則明燈彩轎與明火執仗何異哉。卽訊之贖媒何雨若。亦復囁嚅其口。謂十六兩之聘原係代交。但世榮口語模糊。有且待後看之覆。則其中情弊不問可知矣。恃強奪婚。大干法紀。本應離異。但念孀中

年齒尙幼。主使由人。况婚已逾時。返非完璧。且訊之阿綉。又俛首無言。揣其意得無有將錯就錯。從一而終之願乎。除重杖孀中外。仍加斷聘銀二十兩。給世榮以補不足。羅毓宇教孫武斷。何雨若左袒。佔婚並杖不枉。

婚姻二 逼嫁

逆媳毆姑事

太平 劉松舟 諱沛引 大興人

看得婦人夫歿之死。靡他理也。卽有從傍慫恿。使之別抱琵琶者。大都早則期年。遲則三載。亦必由於公姑之命。父母之言。而後可斷。無有夫未死而先定議。屍未冷而便促婚。復由外甥女婿之硬爲說合。而

以收節從人者也。如端氏與故夫王之乙生前素稱  
好合已生一子年及四齡不幸而碩臣早世遺此孤  
孀形影相吊惟賴親姑倪氏暨夫兄王之甲爲之內  
外扶持。似水之無缺則孤雛有成立之日而暴婦  
無收捺之憂矣。奈何有之甲之甥婿趙某者立心奸  
險硬設羅網當碩臣抱恙之時糾王族某某等三人  
借嫁氏爲名誘騙許爾調聘銀一十四兩止以四兩  
爲定假倪氏出名預立婚券及碩臣既死氏兄端君  
亦託趙某借銀若干爲殯殮之費趙某立心不良忽  
于事後假稱滯債橫語驚人使端氏有不得不嫁之  
勢幸端氏不從亂命矢志弗回而趙甲等四人始計

絀而氣喪矣。然猶思出奇制勝爲倪氏裝辭訟媳加  
以忤逆之名而列君亦於詞首絕其援也。本廳初疑  
端氏不端或者再醮之念勃然於中事姑之誠果有  
未逮致倪氏急於去媳以拔眼中之釘未可知耳。乃  
故反其局以試之不罪媳而罪姑欲以刑加倪氏以  
試爲媳之心。如果忤逆思嫁則必神色泰然是誠于  
中者形於外矣。不意纔說加刑端氏郎抱姑狂叫其  
聲徹天涕泗滂沱求以身代本廳睹此不覺滋然泣  
下敬之重之且爲致歉于往昔東海孝婦之啣冤誠  
哉其不謬矣。彼喪心敗行之趙某固無足論獨怪之  
甲爲之乙之兄忘吹篳之義助滅倫之謀獨何心哉

本廳怒欲加刑。詎其母倪氏捨地呼天哀求再四。姑與倖免。嗟乎。倪氏之悲痛若此者。爲母子之情也。獨不思孫之與媳亦母子乎。必欲逼之使嫁。強之使離。豈抵犢之愛。獨鍾于我而不鍾于人乎。矧夫之甲之乙均爲子也。何忍于待死而溺于愛生乎。且也四歲孤兒正需顧復。倘奪之繼祿而不獲。長年則碩。臣絕嗣。致缺蒸嘗。爲之母者。獨能安然于心乎。不特此也。之甲年逾天命。尙未有子。卽不爲之。乙謀嗣。續豈併不爲之。甲計螟蛉乎。種種愚蒙。都不可解。總由一人作祟。歟。其間致此昏瞶。老嫗墮雲霧而不之覺也。爲趙某者等。諸構杌窮奇。尙有未盡之獠獍矣。本廳

之斷此案也。罰許爾調于前聘之外。再出銀一十八兩中。與趙某等除追前銀十兩外。各再罰銀二兩。追出王之甲前銀四兩。共計銀四十八兩。與端氏從祖生員端茂秀等。另有公議資助合之前銀。俱付端門宗老合置田一區。爲寡婦守節之資。孤兒養生之費。但無令趙某上門復生。他詭庶冰霜之婦得以遂其本懷。而孱弱之兒亦不致流離失所矣。萬一事有中變。則此項仍作公費。他人不得覬覦。至於許爾謂原聘一十四兩。查律文本應入官。但守節撫孤。有開風教。追付端族。以襄義舉。似與入官之律異旨。同歸諒亦貴府所樂聞也。趙某恃強逼嫁。痛責以懲。仍與趙

禮助好之王之甲。硬執斧柯之某某謀人結髮之許。爾調各加杖。傲倪氏聽唆逐婦。不能無辜。因係親姑免議。

婚姻三 賴婚

母黨禍延血女事

衡州王望如 諱仕雲 司李 江寧人

審得生員彭繼時。與生員劉承錡。劉國隣父子兄弟。皆至親好友也。因故宦朱世藩之妻劉氏。為國隣之姑母。繼時之舅母。孀孤乏嗣。值朱劉兩姓爭產。彭繼時誤為朱姓作証。嫌怨自此起矣。繼時與國隣堂兄楚英聯襟。繼時外父明經謝開春。願為塞修。曾代通彭宅。幼女庚帖。并未有納采問名之事。及楚英捐館。

歷甲辰至丙午。亦朱嘗以婚姻之禮相見。是此拾姻緣。原在可聯。可絕之間。非若藕絲之難斷也。乃劉國隣等。以彼為朱作証之嫌。遂與欺孤拆枕之控告。學告縣。告府。嗟哉。彭生寡固不可敵眾矣。從而砌款開單。謬訟憲臺。希報東門之役。以防女吳之羞。迨兩造對質。某案事在順治六年。某案事在康熙元年。各有定案。無庸再訊。獨是聯姻一節。當日既無牽絲之緣。此際難充雀屏之選。况吳越之勢。既成。則秦晉之盟。難合。不俟再計而決也。但繼時所告國隣。未款云。云。含沙射影。一無確據。劉國隣以毀親責繼時。其言似公。而其意實私。繼時以單款控國隣。所投者。輕而所

報者重理應同杖以儆惡習但查貳生屢試優等均號時髦恐遭一時之懲便貽終身之玷仰體憲臺宏開義學作養人材至意輒敢敷宣大義責以自新着令本學教官多方勸諭兩各悔過輸服式好無尤合無愾恩一體省釋

哭突二命事

衡州王望如 諱仕雲 江寧人

審得蕭一恕之與賀氏也幼有秦晉之盟長無伉儷之好當鼎革亂離之後賀氏失父依龍大吟為養女時方四歲髮猶未髻髻也撫至及笄之年嫁黃夢昌為婦期年而作未亡人再醮與王美寰為媳又歷二十載所生男女不一而足是蕭郎之為路人也屈指

才人落筆自饒風雅

幾三十年矣前此並無隻字之誅求不聞一聲之歎息乃忽于此時此際忽鼓求鳳之摻而欲求破鏡之重圓也其可得乎完蕭郎未成之鏡而拆王門久配之婚有是理乎况庭訊賀氏則供不知一恕為何人其情可概見矣事隔兩朝婦經屢嫁從前不聞影響而忽駕無情之詞誣枉極矣本應反坐念係赤貧亡賴應與窮毫無辜之龍大吟概請寬釋

謀割大寬事

建昌 米子來 諱漢 宛平人

看得王鏞三與鄒魁五原無兒女婚姻之約止緣庚子年間魁五之妻携女避亂于鏞三之家婦人閑叙有欲結親之言過此則未之或及耳鏞三無聘無媒

妄得以婆話爲憑遂盼百年之契乎余意二左祖之言較婆話更不足據今魁五之女與婁姓締結朱陳係王錦二說合其事已定應准完配鐸三意二商串賴婚均杖不枉

滅倫異變事

錢塘 梁治湄 譚允植 邑寧 真定人

審得沈靖宇與沈鴻宇同姓不宗合本貿易稱莫逆交有年矣靖宇有子胤祚鴻宇欲得而東牀之妻邵氏有女名福姑妾王氏亦有女名三姑鴻宇以三姑相訂而不言妾出諱其所生之微也且貧富不敵在邵氏亦不樂以已女歸之康熙四年憑媒錢希賢作伐遂締絲蘿嗣因鴻宇物故家事式微而靖宇日漸

殷富邵氏遂萌更易之心欲以已女代三姑是時家政悉操于外戚邵某等鴻宇嫡子國昌惟拱手聽命邵氏遂爲欲奪先予之計去年某月竟以三姑許俞某爲孫媳憑何懿甫作伐先以庚帖予之未幾卽受其盒禮明示人以已女歸靖宇三姑身有所屬烏得起而爭之在靖宇則惟知所聘者邵氏之女而不辨其爲福姑三姑也卽嫡子國昌知之妾王氏亦知之惟有敢怒而不敢言耳國昌雖不敢言以父命不可終背具詞赴縣求准存案未幾而里民鄉約某某等以通里不平等事連名具呈邵氏雖神于設計能表公道于人心乎爲邵氏者既見衆口之不可掩二女



具在尙未于歸從容歸正未為晚也奈何于某月某日見靖宇擇吉迎娶三姑邵氏竟衣凶服而出見彼婦而出走者不待其詞之畢矣牝雞毒悍遂至此哉茲審原媒驗庚帖及隣里口供靖宇所聘者三姑非福姑邵氏所生者福姑非三姑婚姻前定豈得因貧富而肆意登更本縣探之輿情按之倫理卽着沈胤祚與三姑當堂結褵早偕花燭彼既以凶厭吉吾為以吉鎮凶今而後鼠雀之訟與獅吼之爭庶幾免矣俞應祖不愿聯姻福姑聽氏另擇伉儷償還盆禮之費可也邵某等均免深求以全親誼何懿甫審不知情錢希賢狗情顛倒本宜重處審無賊賄量予責懲

婚姻四 悔親

活拆慘冤事

揚州 戴紳黃 王緒

審得王明宇之女順姐向許潘守魁為妻受田十畝作聘後因守魁之父緣訟脫逃致累明宇鬻田代費聘田既失旋欲悔親于是順姐願歸柳姓此活拆之控所自來也庭訊之下明宇自知理曲願以所撫侄女代之配守魁以踐舊約雖鵲巢鳩踞破甑難完而絃斷膠聯葭葦如故為守魁者亦當返寇為婚而破其涕為笑矣應令守魁再備聘銀四兩為酒醴之費與其侄女辰姐完姻杖明宇以懲反覆

婚姻五 悞婚 嫁非其偶也

生離夫婦事

平陽 詞李王錦來 諱 新昌人

看得鄭爾彥下體不全生缺人道聘妻李氏且八年矣名爲簞箒之婦從無枕薦之歡李氏恬處八年從無怨恨之語者以有姑在堂耳姑憐其不幸能加意撫恤之耳爾彥養之後許其別嫁仍命子彥預立休書付與氏父李光先爲據今年姑死父懷愛女之心不忍李氏之終寡也急持原約求判於縣縣謂陰陽失配誠非人倫之宜况有母命子當遵從哀李事姑有年而光陰已邁斷令伊父止備原聘之半與彥退婚而准李氏擇配此合理順情之事也何彥乃必欲取盈而旋有是控耶嗟乎八年真姑媳誠可憫矣數

載假夫妻實何辜焉爲彥計者卽不念李氏之勞亦當思父母之命奈何無畜妻之具而懷陷婦之心豈自恃無陽爲奇貨而故欲居之以爲利耶語曰陰類之物毒而不仁信不誣矣姑念天剝殘廢令光全給原聘以斷葛藤准李改嫁可也

憲殛冤拆事

紹興 太守紀光甫 諱 清苑人

審得趙志美有女二姐先年受聘六十四爾許沈天魁爲妻其時天魁未娶已先納妾而生子矣志美聞之謂其已有嫡妻自分明經之女豈甘作妾隨欲悔婚天魁逆料志美不敢他許乃遲之既久卜吉無聞女年幾三十矣至去歲某月志美以女改適袁大天



魁具告該縣隨憑劉某等設席調和倍還聘金一百二十四兩天魁自立退婚文約本已寢矣乃今未饜其愆復爲冤拆之控夫妻未娶而妄先來已處婚姻之變局况齒臻三十而未嫁爲父母者彼將何以爲情乎是志美之悔親與尋常倍盟者有間矣但當鳴之于官或投親衆議處退還原聘而後嫁夫誰而得議之先嫁而後償聘亦謂告則不得嫁也然授人以訟柄矣爲天魁者設于訟縣之後不受聘資不書退約今茲之控誰曰不宜奈何賓筵甫散肺石重來試問一百二十四金歸之誰手情愿退婚之語出自何人則其意不在得妻可知矣然以三句不娶之妻居

爲奇貨倘再愆期一二十載則岳家倍償之數不愈多乎天魁不情之罪不在志美悔親下矣分別杖罰以存公論聘還諸沈妻歸于袁而今而後二姐標梅之詠可無作乎

冒死鳴冤等事

嘉興文燈巖諱德翼江西人

沈氏名家女也適倪大而大投空門王奎故宦祖某之僕也聞其色而悅之遂謀爲妾而實受命于主人夫人各有偶偶分良賤豈有良婦娉婷而狂奴畜爲侍妾者乎奴不足論爲主人者獨不念嫁前令之女還故家之妾爲士大夫美談也乃使五奎淫縱至此奎徒斷沈氏離另擇配



會稽女子判 擬作

高尚公 諱承 嘉興人

嬋媚碎王悍巾。慟誠云厲階。嬋婉埋香。莽鬚眉。厥維  
戎首。蓋雕梁本隘。鸞栖則雀啼。芳露難奢。蕙露而蓬  
歎。酷泡餘辜。忌奚深怪。若夫倖擁。慧姿慚精。種問騷  
雅。固無有乎爾。語溫柔亦莫知其鄉。鶯籠深院。携柑  
之酒。斷賒鷓。啄芳林。護花之鈴。靡設。遂使愁蛾。唱翠  
虛。留怨葉。題紅如哀。哀越娥者。吾恨恨。燕客焉。金屋  
豈其貯。嬌帳矣。飄英墮。溷紈。徒爾工賦。嗟哉。向續  
操絃。既掘鎔。裁如耦。比鵲。羨以療膏。盲復昧。歎曲啼  
顏。學珍珠。而慰寥寂。閱斯長夜之搖魂。職競不天之  
種孽。河東獅子。薄命石氏。老拳飽之百擊。負腹將軍。

直須來家鐵甕入以千年匪曰虐其金科庶用妥乎

瑶魄

婚姻六 荀合

子賣父妾等事

紀光甫

審得陳氏與胡谷荀合夫妻也先年陳氏夫亡子幼  
家有訟事。浼谷代為料理。日久成姦。因而妻陳之妻  
子陳之子。且自上虞徙居府城。歷二十年。于今不復  
知其非伉儷矣。籍屬丐戶。貿易為生。韓氏雖有子茂  
豪。非谷所自出。谷乃娶妾滕氏為嗣。續計在韓氏既  
恐寵妾以奪其愛。而茂豪又虞生子以分其資。遂母  
子定計。乘谷外出。將滕氏轉鬻他姓。比谷歸而查詢

陳氏大肆咆哮且匿其所買屋契田帖而駕為姦劫  
之詞訟于本府此谷憤而上控也夫姦情至二十年  
之久衣食竄處朝夕與俱欲不謂之夫婦已不可得  
矣况排門戶册首列谷各屋契田帖盡書胡姓而稱  
姦稱劫其誰信之但既賣之妾不可復返谷與韓氏  
雖一十年舊好一旦反目視若仇讐有不可復合之  
勢且濮上相從非天桃穠李之匹悖而合者亦悖而  
離理所當然無足怪也茲既自願離異相應俯從仍  
斷家資歸于韓氏田畝還之胡谷以兩平之茂家始  
而賣妾繼而匿田而又妻許其夫子告其父律應重  
治姑念妻非結髮子異親生薄杖以儆

毒陷巧割等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  
司李

趙美祥之叠告羅秉怡以買其妻而為妾也初閱茶  
陵州詞及臬司原詞咸以誣告坐美祥而比其贖賤  
及此番兩造對質隔別研審前在茶陵州有乞法正  
倫一詞蓋羅公正首美祥之毆母今訊其母劉氏則  
供美祥為親生第三子菽水盡孝不間晨昏夫母稱  
子孝而公正首以不孝其偽端見矣况公正並無其  
人止有老漢羅公所自州審以至于今皆堅不承認  
其為他人捏告可知據美祥供秉怡為茶陵州歇家  
告狀時曾主其室凡事皆託料理焉知代為解鈴者  
非即從前繫鈴之人乎然此莫須有之事不足以服

其心但以居停而買客妻卽無他故亦難免于乘危  
况劉氏妖冶之婦不類農家荆帚據供寧隨秉怡爲  
妾不願歸美祥爲妻則其先姦後娶不爲無因此美  
祥之所以登控不休也雖其前後狀詞更翻不一然  
總由奪妻起見情實可矜秉怡自稱有完贖救獄之  
功適足以張其設弄攘妻之罪相應徒徼其婦劉氏  
在美祥則稱覆水既不願以爲妻在秉怡則稱禍水  
又不願以爲妾合斷官賣以備賑羅公所等悉屬無  
辜相應一體省釋

活拆髮妻事

審得李光正李君德同胞兄弟也君德以別案擬罪

廣信 宋周望 諱在鑑 司李 上海人

該完贖賄若干縣察行追而君德遠遁累其兄光正  
拘比光正收其田價猪值等項完官宜也但其數有不  
敷當爲曲處以足之奈何賣其孕妾吳氏使七齡  
長子離母病亡腹中之兒謂他人父較於弟之累兄  
抑又甚矣至于買妾之人卽其緊隣蔣貴七夫貴七  
與君德比閭而居豈不知吳氏有夫有子且有未生  
之孕乃構光正以圖婚此中必非無故又捏君德正  
妻杜氏出名而杜氏回籍已久誰爲押字更可笑者  
婚書中有從前並未來往之句自添蛇足欲蓋彌彰  
則其未婚之先不無苛行可知矣及拘吳氏對質則  
又明畔前夫願歸貴七寡廉鮮恥一至於斯若以此

婦仍歸君德。則大義已絕。覆水難收。若遂斷歸。貴七則傷化。敗倫義。不可訓。凡男子之久出不歸者。其妻皆可別適矣。斷離官賣。以爲謀人妻妾。及輕背其夫者。戒。蔣貴七決杖示懲。光正君德不兄不弟。均當究擬。但念誼關手足。抑法申情。諭令釋怨全恩。姑從寬典。

姦拐滅倫事

蕭山 賈蒼喬 諱國楨 縣令 曲沃人

審得毛通三之以姦拐控毛文也。姦則真姦。拐實非拐。據通三所供。則謂文係族侄。先姦服婦。後估爲妾。據文所供。則謂彼自姓毛。吾自姓茅。買妾現有婚書。何名爲姦。及研訊各証。則曰。二人居恒相對。不聞有

叔侄之稱。但姓則一毛。各呼表字。若是則同姓不宗也。明矣。再訊婚書。何以易毛爲茅。則曰。避同姓不婚之忌耳。夫文既知同姓不可爲婚。而必欲迂迴其蹟。以娶之。此屬何意。則其有姦于未婚之先也。亦明矣。再鞫隣佑諸人。則底裏和盤托出。蓋通三知妻羅氏與文有姦。自知力微勢弱。不能斷其往來。故擠一婦予之。冀得金而別娶。不謂身價入手。諸逋待償。妻既去而金弗留。故爲是酸心之控。合于毛文名下。加斷財禮銀二十兩。助通三娶妻。云

婚姻七 賣妻告贖

活估事

卷二十一

蕭山 賈蒼喬 諱國楨 縣令 曲沃人

審得胡貞甫有婢芸香。嫁趙光所為妾。原聘止三十  
六兩。光所暮年無子。而憐于獅吼之聲。以致芸香不  
安其室。光所商之貞甫。俾以原價贖回。惟時芸香身  
已姪子。光所曾以手書相訂。約生子當還貞甫。至次  
年果舉一子。光所不惜重價購之。倍付聘銀七十二  
兩。而芸香母子始歸于趙。歷今二載。貞甫知其必不  
許贖。而故為贖之。之詞意在索我。總由七十二金為  
之崇也。光所不許。隨有活佔之控。據稱子屬寄養。妾  
為撫子而去。夫妻妾何物。而可以假人。况一假不足  
而再假乎。背義食言。貪得無厭。鼻以一枚。似未蔽辜。  
倘于斷後不知悔過。仍復興詞。當于原受七十二金

數內倒追一半給趙。祇償原聘。以治貪頑可也。

發番事

仁和佟懷侯諱世錫  
邑字

看得許良華者龜棍也。原籍昆陵。僑居湖上。挈妻李  
氏。潛作倚門之行。當有營兵某者。與婦情濃。流留朝  
暮。除陸續花費外。有銀一十二兩。名雖借華。實易實  
則買笑錢耳。因是當爐少婦。居然作細柳夫人矣。良  
華嘆其專擅太過。非經官不能逐之。故有是訟。取據  
各供。皆云良華甘心與婦。非某強逼為妻。然則以殺  
之控。胡為乎來哉。應將許良華責逐出境。所欠之銀。  
既據收錢八千文。且有家伙作抵。似不必再為深究。  
併懇移明本主。照軍令申飭。勿令西子湖常蒙不潔。



資治新書二集卷二十一  
使人掩鼻而過之。

勢欺活折事

蘭谿 楊玉衡 諱天機 關東人

唐六一有女未字憑媒遣嫁此男大須婚女長須嫁  
之常事夫誰得而禁之楊安琦或有求婚之舉然未  
經允諾是一路人耳奈何輒以蕭郎自命慮其出閣  
之後門深似海必欲阻執于未婚之先豈謂身作營  
兵便可擇人飛騰執途人而呼之曰婦人遂不敢娶  
以為妻耶才橫無良莫此為甚因念鄉保人等為之  
籲息姑免深究令而後安琦當另尋破帶作對母再  
窺伺此羅敷可也

掣拐拆婚等事

蘭谿 楊玉衡 諱天機 關東人

童九四貧欠廟眾之物幾至鬻妻賴章瑞麟借給學  
穀得免分鏡之痛似屬義舉然究以二擔穀為聘憑  
章貴三說合得其女過門為媳是義之所在即為利  
之所歸瑞麟可謂名實兼收矣既得弱女以配幼男  
使為公與姑者視作佳兒佳婦則受恩深處勝于赤  
貧之母家焉肯復萌歸去之想止由嚴氏日久生厭  
頻加箠楚九四雖貧寧不痛此一塊肉耶誘女逃歸  
雖有背恩之過實出愛女之情瑞麟不知內省以理  
勸歸乃為掣拐虛詞以聳聽豈為富不仁例應若是  
平本應重懲姑念鄉保原媒具息前來量開一面使  
瑞麟歸戒其妻曰彼亦人子也不得以二擔穀易來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之故遂賤視而犬馬待之

婚姻六 買良為賤

親雪女冤事

寧國唐寓菴 諱廢堯 會稽人

番得任某以縫衣為業兼作歇家既有張氏為妻復娶施氏為妾以蓮條之夫而挾妖治之婦復有往來歇客雜處其間穢行之聞所不免矣施氏父亡母醮初嫁于梅而夫故再嫁于許而被出三適而入任氏之門愈趨愈下雖命之薄乎亦足羞也有叔施某恥穢聲貫耳為門戶羞因以親雪女冤控而任某施氏堅供在許為婢並未為妾意謂買婢作妾似高一等欲避買妾為娼賺良入賤之名也在其欲學齊人而

以妻妾作他人奉非良人矣施氏生名族而甘充下陳干賤丈夫淑女耻之相應依買良作妾縱姦律斷婦歸宗擇配另適

繼嗣

篡宗抄斬等事

紹興紀光甫 諱 耀 清苑人

審得王寅恭之祖王求如兄弟七人其最幼者為王鯤故絕無嗣叙應寅恭之父之典入繼所稱昭穆相當者也乃王鯤于去年四月物故而之典反先鯤兩月而亡未及告廟成服承桃者未有其人王求者王鯤兄王式弓之子也式弓官留守經歷殉難鳳陽求藐孤無以自立王鯤蝶負以為己子娶妻生孫二十

三年矣遂得續經從事儼然稱嗣子焉寅恭以父係  
應繼子應承重出而爭之未為不可乃王之宗族暨  
鯤妻周氏謂孫不可以禰祖堅拒不納以致屢告院  
道蓋周氏與王求母子承歡二十年如一日不欲使  
外人聞之耳但查律例有云繼子不得于所後之親  
聽其告官別立或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寅恭承重  
之說固為近理其如周氏之不願何即寅恭為周氏  
嫡孫稍有違忤驅而遠之尚且一惟母命况猶未定  
入繼之議乎茲據族衆處明議以地二十畝付寅恭  
為葬父養母之費而求奉王鯤蒸嘗如故兩情允服  
以應俯從

憲斬籍沒事

紀光甫

審得章曆之妻應氏先嫁王昂昂故無嗣立族姪于  
高為繼後氏招曆入贅高不能相安仍歸本生夫姓  
而入繼則猶之子也妻而改醮則路人矣王昂遺產  
舍王氏本宗其誰歸哉前經親族議處王昂所遺田  
二畝併山園房屋應歸王族但應氏未亡仍曆佃種  
輸租以供王祀立議甚公而曆復有盜賣王田之意  
故王加有籍沒之控也今曆堅供並未盜賣姑免深  
求但既贅其妻復圖其產不無太忍相應罰穀示懲

滅桃鑽繼事

建德縣尹李石菴

柯英植與柯麟植乃同堂兄弟而柯世鑽亦再從姪

也麟植艱於子向以雲植子世蕙為嗣後蕙復不年  
 思得含飴弄孫以慰老母因撫世鑛幼兒擬後世蕙  
 此英植滅祧鑽繼之控所自來也夫鍾子原非上承  
 麟植何祧之云滅且麟植春秋方艾秭長枯楊珠胎  
 老蚌斯亦未易量也英植誼屬同堂何忍逆料其為  
 石田焦種必欲以子繼之乎為英植者只當曲盡友  
 于之道久而情深繼將焉往乃不勝朶頤念迫悻悻  
 出對詞則為麟植者擇立賢能與所親愛之律彼益  
 據以有辭英植之計誠左矣至其與戎不倫莠言自  
 口人之無良何以風世相應重儆若夫嗣續之議應  
 俟麟植夢蘭有無以親以賢唯其所命不得預為懸

案

吞簋慘極事

建德縣人 李石 諱 璠 字 伯 玉 號 石 齋

王氏之故夫汪文奇邁年喪子因挈外孫徐龍孫令  
 曹氏子之以慰孀媳之心善已惜乎不早為計乘其  
 尚在籌善策以弭眾口乃遷延十餘載昨歲奄然棄  
 世斯時也不知其族內葦功之親何以一無議杖者  
 乃今襄事之後文郁之子士濟以伊弟士源序宜為  
 後私鬻二孀之田十餘畝又聲言作非種之鋤王氏  
 不勝忿忿故有是詞據文郁謂文奇生前曾有以士  
 泳過房之議然則王氏在側胡不與聞即聚族而訊  
 皆不能為之辭也律文不得以異姓亂宗是汪祀宜

屬汪承固也。但又載若義男女僭為所後親喜悅者。繼子與本生父兄不得用計逼逐。仍分給家產。夫義男女僭尚不得逐。況外祖亦為外孫所從出。乎繼子尚不得逐。所喜悅況未成繼者。乎死者命之生者悅之一旦指為非類而逐之。難矣。以非所應繼之士。濟與尚未成繼之士。泳擅動可繼之產。一為盜賣。一為私擅。俱何辭以逃於律。顧本縣以繼絕為心。陸倫為重。慨不深究。定以士泳父文奇龍孫母曹氏總計文奇所遺授士泳十之六。給龍孫十之四。嗣後王氏生養死埋。惟士泳是問。曹氏之百年龍孫身任之。既不亂宗。又不奪愛。庶為情法兼至。而兩得其平者乎。為

是一篇  
勸世文  
勿作  
語讀

語文郁士濟果為其子弟謀。尚訓士泳夫婦克盡子婦叔姒之道。以無傷繼母寡婦心。使其入室而家政自專。為父兄者。又從而侵蝕之。則適中風波之口。他日賢能之擇。未必不執。以有辭翻前案。而重事更張。是若輩自取之矣。抑本縣更有慨焉。今之所謂承宗大半為爭產計耳。設無嗣者。家徒四壁。將望望去之。若將浼焉。首矣。又今之爭產者。名曰爭之。實為破產計耳。得隴望蜀。家闕庭爭。因是以有戶族之賂。因是以有酒食之糜。因是以有與馬之泥沙。因是以有教唆之乾沒。即果得十分先已去其八九。亦何利益之有哉。為文郁士濟士泳者。皆當年記本縣斯言。勿使

卷之二  
不幸而中

撫孤

勦家滅門等事

平陽毛錦來  
諱新昌人

看得楊萃之女嫁與劉文之侄劉官為婦官妻楊氏遺腹有姪子產母亡官稍有薄產眾議撫孤文倚伯父之尊華恃外祖之親各持其是反致猜嫌夫撫孤美名也然爭則危矣爭而速之于獄則愈危矣據中親之議曰爭者拒之不爭者許之乃以託孤之事屬之文弟武焉誠至公不易之論也當官立約應與准從文萃忘親嗜利虎視眈眈心可誅也各杖不枉

積善匿東殺孤亂倫事

毛錦來

看得王堯臣王懷用之侄也堯臣之父王懷節係懷用胞兄於順治九年間以事犯流徙家產籍沒僅遺一子堯臣年方二歲託懷用代撫懷用不負手足之情愛摩鞠育視如己子今已十二歲矣且為教讀婚聘恩未有艾也堯臣亦依依懷用之側視叔如父問以詞內之事堯不知其所自來也及詢鄰佑干証人悞視莫測影响更可恨者懷用之兒及女乃同胞兄妹誣之以姦可謂忍心害理之至矣明係里中巨惡覬覦懷用可塗欲為漁獵之計又懼憲臺之法度有如皦日清霜故不敢明目張胆以行其惡假捏孺子之名為含沙影射之訟以試其術之可行與否耳

資治通鑑卷二十

三三

台請註銷仍乞飭行平遙縣密訪匿名巨棍據實揭報盡法懲處以除民害可也

燈蛾投明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江寧人

李景宏李景堯同族各房之兄弟也景宏從弟景興物故遺婦楊氏子圖孫羅仔二人據供楊氏與李景迎嫂叔通姦穢聲昭著堯以隔房之親仗義執言正綱常敦風化逐其婦而撫其子誰曰不宜胡為乎恃勢結黨將楊氏逼嫁遠方得財禮銀二十兩瓜分又將田產藉沒輪管收租俾羅仔圖孫為人牧牛幾同乞丐逐婦沒產不由官而出族不由親族而由遠族景興造何孽于生前而羅此重罰于身後耶真可謂

魍魎畫行者矣更可異者身為恃義之事又恐不理于人口每圖先發制人致景宏奔控憲臺不得已也蒙批卑職訊理據其狡口幾致蒼素莫分隨將兩子隔別研訊其最切者為羅仔年繼舞勺畏景堯如虎狼屢鞠不敢道隻字職憫其孤苦踳之堂上撫其頭角而以婉詞誘之始云嫁我母而瓜分財禮者景堯也言甫出口而身隨殼殮且囑令勿言言必死我迨職痛懲景堯暴其罪狀有不可復過之勢而長子圖孫始長號痛哭于二門之外誓不與之其生于是景堯之好惡始和盤托出矣楊氏既經遠醮覆盆之水難以復收其所藉田產并所嫁財禮應于景堯名下

追給圖孫羅仔伸耕度活二子他日稍有不虞卽屬景堯謀害許族衆鳴官治之景堯依律杖猶從寬典餘屬株連相應省釋

墳墓一爭墳

盜葬皇陵事

紹興紀光甫諱清苑人

審得陳鳳岐會稽縣民也十八都之地有南宋六陵在焉度陵之前越半里而遙為周之瀚祖遺墳山翰於順治十二年間賣與倪會紹營葬曾經治墳但未下棺後因地窄而多石不可以安二塋遂轉賣生員沈彥范浮屠其妻乃鳳岐借端居奇突以盜葬皇陵首縣訟端既開而彥范等多人亦因之互訐不已今

查此地坐落淡字號周姓輸糧已久由契縣册一可稽復委官踏勘與南宋度陵尚有一山之隔設此地果與皇陵有礙則倪姓造墳之日何趙氏子孫寂無一語何待今日而突出他姓之鳳岐發此大難也其為多事已甚法應杖懲至沈彥范之妻棺既處近陵之地應別嫌疑聽其另覓善地以葬息後日之訟端可也

覆審得沈彥范所買墳山其是民業而非宋陵前詳已悉之矣非民業何以輪納條糧非民業何以官給山帖非民業何以周倪展轉貿易曾經造壙而嚙無一言況有小山相隔界限井然絕無兩可之迹且今



復加研勘沈墳之外尚有陳墳在焉亦係民業不聞趙氏子孫以盜葬皇陵告也但彥范始而營葬繼則議遷且議遷復在鳳岐首縣之後迹似有虧致煩憲駁今查彥范之妻原係浮厝未及黃泉又係妻棺非同怙恃既無不可遷之勢亦無不忍遷之情且謂方營馬鬣旋角鼠牙此土應非吉壤故自願他徙以另覓善地初非本府斷令勿葬使之趨避皇陵也陳鳳岐以多事擬杖罪無可原其地應聽沈生執業或仍造葬不禁

法斬大患事

紀光甫

審得邪某假佯士之名其衣冠之重履莫得而辨者

也諸暨智度寺之旁有隙地可葬葬事徐壽妻亡謀之寺僧覺海而權厝其地其葬否尚未可知而鳳儀突起難端謂此地關係縣治來龍啓之必有死喪回祿之變訟縣未畢繼以控府夫使葬之此地果不利於居民則暨陽烟火萬家起而爭之者應不止什伯人矣何僅一鳳儀為難乎且謂亢不利于儒學今審鳳儀為仁和縣禮生其真偽姑不具論即使果真諸暨儒學何與仁和禮生事而突起爭之豈堪與形勝之說即隔府踰江猶能為厲乎片言之下氣餒而口塞矣究其所自實因負徐米銀索之成隙借此為逋賴計耳無耻已極重杖示懲



遠鑿人命事

穎州刺史喻念茲開東人

審得張文與朱文新向為墳山結訟經縣審明斷又  
新移葬餘山亦可相安於無言矣若之何復有此控  
况其新遷之處與張相去頗遙該縣勘明並無傷碍  
乃復增情誑上為鑿犯兩命之說亦何荒唐之甚歟  
豈欲于茲山之宅獨擅其鬱葱而人母之棺不容于  
窆窆然後快于心歟健訟飾虛杖不為枉

拋骸異寃事

麗水縣尹方邵村開城人

審得江三六之祖墳坐落戴冕祖墳之後今年寒食  
之日冕等築土加墳此常例也三六噴其取土近在  
墳邊而且慮彼馬鬣之日高致此牛眠之漸下是誠  
過計矣以致兩姓相爭江先控縣戴復憤然上愬而  
且捏為拋骸鑿塚之詞非兩造均有健訟之癖當不  
至此是宜並杖

親姪違滅事

李鄴園

審得王紹興向為山寇曾索餉于寶巖寺僧元址此  
寶巖寺者乃宋時馬宦特建置田飯僧而其  
墓即在寺側松楸鬱葱責僧世守此乃清淨焚修之  
地非左道之可以混入者也紹興投誠歸農忽倡販  
依茹齋之教往來寺間以致僧人控縣冀免目前混  
擾日報時昔索餉之愆該縣責而懲之紹興啣恨于  
心圖讐考以報無由也于是唆馬常告元址于縣而

使徐景七証焉景七紹興父也夫常之所以控者蓋指寺傍之墓爲祖隴被僧元址殘毀之故本查馬氏子孫有自然裏麗二派向往東陽距寺墳二百里歷年拜掃收寺租以備蒸嘗卽馬承祖馬思傑等是也馬常乃永康安田之馬向來祭掃收租皆不得與其非正派明甚何以突興此訟耶卽所控毀碑盜墓承祖等供並無此事夫人未有不自愛其祖墓而凡左祖于寺僧者常之控也其爲紹興族使無疑而紹興之爲常計者欲冒其族以爲後日管墳之階承祖等知之故辨其真僞不得不力也馬常紹興相應並杖而于寺僧无址亦不能無議焉縣勘伐木是真雖藉

爲修寺之用但爲松古栢廢庇攸闕而擅加摧敗是豈當日建寺守茔之意乎併杖示儆

棺骸殺命事

杭州許漢昭諱天榮別駕

看得顏殿十五與顏二七墓母葬父先後不同雖均見有分之山實歷來公禁之山也殿十五當日葬母不使人知殿二七恐有阻撓亦復私葬其父鬼賊行藏皆不可訓殿十五以新舊墳塚相去匪遙疑及侵骸欲令殿二七遷葬夫同是有分之山殿十五旣可葬母殿二七獨不可葬其父乎合斷兩家已葬之骨永遠不許改遷殿十五作俑于前殿二七效尤于後均非省事良民各予一杖以戒將來

墳墓二 傷墳

為殺叔籍典事

李鄴園

審得黃家振與黃一堂乃同祖再從之兄弟家振于上年某月某日葬其父于祖山之左遵遺囑也然去祖穴太近稍于龍脉有關夫卜牛眠以安魂魄固屬孝思然亦當籌及于通族之所利乃一經破土即為族眾阻撓于親安乎黃朝禮乃一堂親叔于是年某月日病故其山祖葬之事絕不相蒙而乃謂炮傷肋斷致其死命則不情甚矣今家振雖憑眾議不願于此處造墳而起爨之咎難免一堂亦自供病故不願以叔屍就檢而誣告之罪安逃並杖示懲庶為平協

蠹烙事

蕭山 縣令 賈蒼喬 諱國貞 曲沃人

審得朱世鼎忍心而健訟朱世鼎亦子矜而多事者也鼎與朱世臣為同父異母之兄弟其父墳山與王自省墳山連界王之管山人曰劉四者偶因伐樹悞傷朱墳世臣即出而鳴里眾議以悞傷情真而劉四貧人浼山王代銀四兩為設祭修墳之用世臣取銀自備祭物磚灰方在修葺而鼎與等輒欲從中射利毀其磚灰不容修葺鼎告縣鼎告府又復連名控道此王自省亦以蠹烙控司也夫劉四傷墓而山王代為賠修可為畏罪引咎之至矣且其罪止于賠修無重辟也而二之疊控何為况世臣嫡長也鼎與庶

孽也。嫡長無言而庶孽嘒嘒不已。殊不可解。即謂子無嫡庶孝思則一。豈修墓者為不孝而毀其碑灰故暴父棺者反得為孝乎。除墳墓已經縣斷修完外。劉四伐樹不慎實為禍首。應與世鼎分別擬杖。世鼎因係子於罰穀示懲。

墳墓三 掘塚

千古奇冤事

嘉興文燈巖 諱德莫 可李文燈巖 江西人

屠猶龍謀佔陸傲孟墓父之地以致起棺于空燬骨揚灰棄之大海孟父何辜罹此荼毒死者含冤生者見髮警在必報義不共天故按律文未載此獄前之讞者比附于殺人造意之例準達部奏開

矣。憲臺明悉猶龍造謀但疑燬屍者為屠養翁是日猶龍不在又以是夜傲孟聞變往探不即窮其下落為疑行按察司批職等再審職等明刑者也敢不求為明允以報今敘猶龍造謀之始未實非倉卒之圖夫傲孟買符姓之山已八年矣。上年三月初六日動土十一日葬棺經營六晝夜非移棺突來者比也。猶龍于本年二月買姜姓之山適當陸墳之下瞻視審顧以真穴落在陸地而圖兼井之時傲孟已經卜吉不可理爭不可情求惟有勢奪而已矣。猶龍世族傲孟一單寒子於勢不相敵也遠穴原心誅意猶龍當買山之時目中已無傲孟况其後乎故乘孟葬事方

竣下山會食遂令屠養菊率某等四人起其所葬之棺以去做孟遙見火光聞人語急往跡之而棺已不知何在當是時也傲孟防人之智淺禦敵之力微使卽明見諸寇拋餒彼衆我寡若欲爭之徒以身殉耳况未見乎故厥後斷髮破額捨地呼天以求救于有司情理止當如是故此時而責傲孟曰汝何不卽究下落此萬萬不能之事也初經黃知縣嚴訊養菊計無復之乃愈出愈奇掘亡佯屠朝陽之駭骨以愚傲孟而欺問官又復寒星不全滴血不入及至再加刑訊始不得不吐露真情供爲颺灰入海矣設假骨具備傲孟墮雲霧中一經冒認則諸犯之克狀不顯猶

龍之狡計不明職等于斯而嘆有天道也今養菊與陶九先後庾斃猶龍以屢鞠不在山盡以其罪卸之養菊曰我不知情也以職論斷養菊雖強悍一莽丈夫耳猶龍富厚力能指使之不然一子然守山之貧漢爲誰辛苦而自干此不赦之條也今猶龍曉曉置辨以不在山爲非造謀職等正以不在山爲真造謀也蓋猶龍所買之地與陸地相隣使當時一來睥睨傲孟卽知爲謀穴計鳴之子宮一審卽決何俟葛藤至今猶龍造謀不如是之拙也居家不出暗地指揮如何布置如何滅迹養菊等係若走犬敢不惟命是聽故曰猶龍之造謀正以不在山辨出也猶龍坐辟

其何辭焉。職等又再四推敲死人之骨與生人之命終有間也。今加功之人已死尚辟猶龍母乃已甚乎。然亦勤思之矣。人非大逆無道何至戮屍即使大逆無道戮屍已極何至颺灰入海也。屠氏之于傲孟有何深讐不過悞聽堪輿家言貪其吉穴耳。然慘毒至此而不辟之則律所載開棺見屍者絞不幾淡文與以職等管見推之則猶龍之造謀實真猶龍之造謀既真則猶龍之擬辟不枉也。餘犯某某等俱無疑義相應悉照原擬要之。此一案也。孝子傷心路人切齒情浮于罪律窮于條查律內所載若斷罪而無正條引律比附應加應減轉達刑部奏聞以定其罪。前會

審已經拈出祇候憲裁

亂民掘燒父屍等事

抗嚴黃口口諱鳴俊

審得堪輿之術善人多矣。然未有若屠猶龍之酷信此說而造孽之深者也。陸傲孟先買之山與屠猶龍近買之山繡址相錯猶龍垂涎吉穴助耽啓嚮傲孟未之允也。鳩工開築以示不售而猶龍掘毀之謀動矣。陰嗾屠養菊斜夥某某等於三月十一夜乘傲孟奉父入窆不憚抉其穴碎其棺燔遺蛻于陰壇而以飛灰付之海若也。慘矣哉。迨傲孟控縣鳴冤該縣根究不已養菊等計無復之乃另搆他骸以應及查竹植不全滴血不八再加嚴拷始有颺灰入海之實供

詎從前所掘者誰氏之墳則猶龍嫡侄屠朝陽之骨  
 也豈此時猶戀戀于吉穴希圖葬入原墳不得于已  
 者而授之阿咸乎傲孟此時飲痛終天恨不力刃此  
 輩為地下洩冤而復見其詭謀百出過作翻案之虞  
 髡髮徒跣裹糧入燕叩九闕以圖必報真無愧于春  
 秋復讐之義哉據府廳誓神質審當養菊移棺燬骨  
 時猶龍姿不在旁然營買地者猶龍圖葬祖者亦猶  
 龍養菊不過一看山族人耳非受指麾誰敢擣此大  
 難恐難以局外閒挑為巨惡猶龍開生路也按律止  
 有開棺見屍並無燒滅之條且焚一屍復掘一屍前  
 之擣揚者何辜後之折碎者又何罪究怪死常事矣

輕滅此附謀殺殊不為苛雖云養菊陶九相繼墳獄  
 似可准抵而權衡出在聖明非執法之問官所敢輕  
 措一詞者也

塚墓四 砍伐墓木

盜樹剖墳等事

平陽程質夫 詩先達 徽州人

看得李芝芬之與李桂等皆共祖同宗之人也墳墓  
 原在鄉寧芝芬等則係民戶故歷來仍住祖籍李桂  
 則係軍戶故隨屯遷居臨晉雖桂身以上七代之骨  
 未歸首丘然而鄉寧一塚實為李氏木本水源非若  
 郭賴之認汾陽墓也但經年寒食不飛蝴蝶之灰故  
 兩地鬼孫莫痛鳴鴉之棘李芝芬等日就衰薄因眾



戶丁糧難完官司追呼緊急議將墳地栢樹十一株  
賣與生員賀璿取其值以爲賠補之計李桂聞之所  
以有是控也夫墓門不許樵採固曰賢者之孝思然  
國課無可支持亦是貧民之苦惱已賣者不得過而  
問焉未伐者則猶可及止也永應蓄禁以安存歿賀  
璿擅買墓林朴贖以警李芝芬等貧窮無奈念爲輸  
官所迫姑免擬

豪靈飛屠事

紹興紀光甫諱清苑人

審得顧某刁民也十四年間奉憲搜採戰船桅木某  
山有松木二株雖去墳無幾而實另爲一界因其合  
式可用現年黎皞與壩官馬喜才協同里總廠匠驗

明砍伐解寧波府船廠應用此軍興苦役誰願爲之  
皆出于不得已也乃某則謂吾山有木官烏得而知  
之非現年之報不至此隨以盜木漏稅等情越首工  
部差拘滋擾致黎皞激而上控又復冒籍錢塘狡圖  
隔府牽制夫官封原與私砍不同軍需亦無權稅舊  
例舍有司而告南關諱紹興而冒杭籍皆鄉民狡黠  
之尤者雖臨審求息仍應薄杖示懲

伐塚大寬事

平陽吳亮公諱用光太原人

看得樂安二十七都中華菴後歷葬武氏墳塚子孫  
世守無異夫有墳則有山有山則有木非武氏主之  
而誰主乎乃左右居人以武墳在官山之下菴堯可



以不禁武發生等遠住郡城樵採逾界莫可指名即  
陳遜四等相詎匪遙指為砍伐山木似亦無據但觀  
遜四出頭狡辨稱係官山武氏不宜據為已有則剪  
伐知情不言可喻不然即是官山何與彼事而爭之  
甚力耶法應擬杖念事在赦前相應寬免其墳山一  
帶樹林無論官民俱不得擅行砍伐

勢謀鎖詐事

撫川 劉黃中 諱王璿 宛平人

看得陳顯二七住鄒姓之庄屋看鄒姓之墳山因張  
姓墳山與鄒姓相近亦復代為照管鄒張二姓雖宦  
族平民之不同在顯二七則均是看山之主也張姓  
山木即非顯二七私砍亦難辭于典守之責乃掉張

云四等盜伐山木當時既未執獲詞內中証聞有供  
與相同者又皆云出自顯二七之口其不足憑也明  
甚張心二具呈照奉固屬不揣自啓竅端彼烏知鄒  
姓之欲騙無由正藉此為居奇之柄乎鄒循九既藉  
伊叙孝廉之威勒寫張姓田租六百五十斗鄒某復  
欲逞其青衿之勢索詐牛猪衣服等物其心尚知有  
公論乎不正其名為詐賊乃巧其詞曰服禮豈三尺  
之法寬于勢豪而獨嚴于編戶耶鄒某本宜申禡姑  
從寬政追賊給主擬杖示懲鄒循九狐假虎威均應  
一杖張心二四不忍小忿貽累全家併杖以儆其後

田產一爭產

屠儒事

金華李鄴園諱之芳

審得蔣汝仁蔣向舜蔣德怡遯源一本其祖蔣深所  
存遺田十畝均拍分與兩房尚舜係長房之支汝仁  
與德怡則次房之胤也分房歲祀歷有年載乃至今  
日紛拏未已者何也蓋其中有蔣田賢田之說不聞  
而鼠牙雀角之訟頻起今汝仁尚舜之言曰此田而  
撥與二房承管以供祭祀而約中所載有勤儉耕種  
等語德怡之言曰此田祖撥以養賢凡子孫入庠即  
得承管而約中有發憤讀書以無負養賢之意等語  
德怡去歲青其衿故欲起而有之孰知此田已為汝  
仁尚舜于七年某月內憑中受價賣與明經張燧為

業矣但兩造之爭辯無憑而祖遺之墨券可據今約  
中止言力耕不言勤讀想當日遺田者深知硯田筆  
未自獲膏腴必不似田舍翁多收數斛麥耳德怡今  
日之一爭殆非乃祖之深意乎若汝仁尚舜之可議  
者其先人之田遺以奉祀世守而未嘗訓以售人何  
為竟爾墜廢使春薦秋嘗闕焉不享是則可杖以懶  
祖氏之恫乎

誣盜殃民等事

平陽毛錦來諱司李

看得曹某乃曹志獻之胞弟也獻無子而家計稍豐  
學有二兒而一貧如洗故覬覦其兄之身後將琴朕  
而張朕矣獻以已地一片出賣與武進士李弘寶為

業學以爲是兄之物實已物也見寶築墻力爭無狀  
寶控於縣縣尚未審而某遂聳臺夫志獻無子固  
有兄終弟及之義然一息尚存學不敢過而問也今  
將欲拯兄之臂奪其地而不得反遷怒於受地之人  
貧而且驚一杖不柱

斬蠹事

江寧陳大亨諱開虞  
富平人

看得張有信以久繫難完之賦桁揚徒加立錯已絕  
伊親葛時華等捐膏腴以助之因向田鄰戴某求信  
某受其券而吝價不與無怪有信之控照某不自悔  
而反填斬蠹虛詞上控憲臺蒙批如虛反坐業已先  
燭其肺肝矣夫有信以棲賦率比幾三刻身其不能

助而且噬及助之之人躋其食橫加于衙蠹一等矣  
噫豺虎食人事之常也人食豺虎實爲僮事如律坐  
誣自是允協姑念承認吐價量從杖警

傷屠事

杭州佟昆壁諱國翰  
撫順人

審得張一敏之父張汝篤於萬歷年間將田若干畝  
契賣與張德霖之父爲業則物換星移久成往事矣  
向于收糧過戶之時汝篤會勘寫議約一紙內有老  
鷹塘田三石一斗不拘年月遠近許原主回贖其後  
三石一斗之田既遵前議回贖訖又于議外再贖八  
斗是已踰得隴之望矣奈之何贖而又贖必欲全歸  
趙壁而後已耶在一敏之曉曉不已而先控縣者惟

執議約爲據及細問前約則亦許取贖之句乃係繕  
添並非原筆噫是可欺也孰不可欺也夫交易總屬  
一宗計田又非二處如其許贖何不一筆直寫又安  
用旁証爲哉况蠅頭字跡與大書直書者絕不相同  
蛇足之綴添致令畫虎之不類欲藉此爲強贖  
張本似此糾纏凡人尚可置業乎及面加剖析一敏  
亦無以置辨而干証張元乃代以找價請此其真情  
之畢露者也夫業經兩朝滄桑疊變乃欲以  
清  
朝  
之民而找明朝之價有是理乎除不聽外尚加杖做

爲憲斬事

李鄴園

智者寺僧道化于順治四年間有張協鎮者出銀二  
十兩買張明肇之山一片布施與道化爲焚修之資  
夫既以兵官之勢臨之其于交易之間非出于大公  
至正也明矣宜其退有後言而致爲今日之控也夫  
道化長齋繡佛本應四大皆空猶留連于一片青山  
恐亦難稱解脫况又因張協鎮得之彼現將軍身而  
說法者豈盡能以黃金布地而作祇園善事耶今斷  
找價四十兩以補前虧庶明肇可以卷舌而退矣姑  
擬道化一杖以作棒喝何如

勢虎慘戮事

紹興 紀光甫 諱 耀  
太守 清宛人

審得去年臘月某日郡城慘遭回祿居民歲暮流離

此本府所目擊者城南有石建牌坊爲故相國呂文  
安之遺蹟煨燼之後兩柱摧崩其不絕者如綫途人  
之過其下者咸惴惴焉有身命之虞羣里之人議毀  
坊以圖安穩一唱百和不俄頃而爲平地矣呂氏之  
後呂師敬等以百年芳跡一旦烏有未免過而心傷  
訐訟府廳亦情有不容已者但倡議者原非一人附  
和者亦非一姓旣非讐呂以報怨亦非盜石而營私  
天災之後繼以訟累熒熒予遺笑能堪此此林茂等  
有慘戮之控也然不咎居民終無以平呂氏之氣益  
其罪不在毀塘而在不與聞于呂氏是可罪也至若  
毀危坊以便行旅又安有靈當亦首肯其廟貌豈忍

坐視子孫與桑梓爲難乎同事多人罪難遍及詢其  
首先攘臂者咸曰張十姑仗十以徹其餘至本坊基  
址尚在呂氏之後昌大有人重建未爲晚也居民無  
得侵佔

豪謀叛殺事

撫州劉黃中諱玉致  
太守宛平人

傅同祖之復控黃湯五也總由于田房找價終不滿  
欲而起同祖臨川宦裔崇仁遺產于順治初年間售  
與黃湯武爲業迄今二十餘載如果價值不敷何妨  
贖回別賣既不備價取贖又復疊控求我豈人偏恩  
而我獨智乎抑昔日之產爲賤而今日之產反貴乎  
况傅家墳山與黃生置產兩不相涉復捏墳破山崩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  
希圖聳聽黃錢八供吐既確同祖其何辭以自解也  
獨是張天儀張萬邦于同祖固有甥舅之親于湯五  
一亦屬朋友之誼排難解紛自是正理因端峻曩豈  
是人為姑念傅黃二姓構訟無已淪胥以敗合令立  
約處息永不許再生枝節以全各人身家可也

勢拋祖骸事

劉黃中

唐洪之與張某構訟也總因福唐寺之檀那而起其  
餘波瀾盡屬蛇足查寺譜肇建乃唐氏之祖所創而  
額曰福唐者取福庇唐氏之意也後張姓之祖修飯  
堂施齋田亦有功于寺遂以檀那自予因改寺額易  
唐為堂亦製刻譜為據夫一寺兩土開世世爭訟之  
端是作善于一時而遺害于百世矣應將寺宇專歸  
唐氏其張姓施田仍令收回或轉售或別施聽其自  
便張某歲取僧銀三兩二錢非真好善樂施者比杖  
以懲之

五虎飛嚼事

澤州刺史劉天如諱元溥清苑人

韓成甫買陳黃俚絕產一片自元年成交以來黃之  
甲并未稱為己業迄今造房而業主突然出矣之甲  
雖執明末私約一張而所鈐又是本朝之印真偽  
其足辨乎念係貧生姑令韓成甫出銀二兩給有任  
以為膏火之資其約弗究從來總令銷毀杜患可也

抗斷盜當事

蒲州侯客巷諱康民海門人

看得物必先腐也而後虫蝕之李善四與其嫂黃氏  
家庭不和親族乘隙此周王六等得以播弄善四挾  
騙黃氏也夫營債勢債非萬不得已何可過而問焉  
善四雖爲娶妻計亦何至始而營頭既而勢宦輾轉  
借貸必底于鵲巢鳩居而後已乎善四典房而黃氏  
不能獨有其居矣摠之主六與黃氏屋宇相連主六  
寓目動心正在計賺無由善四至愚所以墮其術中  
而不自覺也合斷善四立辨前銀取回當約原房仍  
令黃氏永棲亦曰毋毀我室爲伊寡婦之利云

山蠻減法等事

杭州王開臣諱遼東人

看得竹商柳雲等與餘邑農民丁思亨等之訐訟起

于爭堰已非一日先是亨等具詞于縣請遵古制農  
隙放竹通商農忙救田轉確該縣如其所請卽爲通  
詳議以夏則堅築秋則開通署府趙郡丞兩審亦從  
此議既已民遂其求商安其業矣乃餘令旋忽改稱  
誠恐商民爭競不若令賣竹買竹者俱于雙溪水次  
交收詳奉憲臺批允張示遵行不應復有異議詎雲  
等終以竹不由水立碑病商故有山蠻減法之控上  
于憲轅遵行批訊備悉前情今欲使商民兩安莫若  
仍循往例而畧爲斟酌于其中灌田宜于耕稼方殷  
之時每歲自肆月初起至玖月貳拾日止閉堰以利  
農工運竹宜于收成既畢之後自玖月念壹日起至



次年叁月終止開堰以通商業然放竹不許零星恐致水隨竹下阻塞溪流多不便於轉碓但當集竹既多彙成數次運放庶無前虞至每年修築堰堰之費春夏責成於民秋冬責成於商不容諉也請將原碑行縣改刊以垂永久安商民而息訟獄統候憲裁

群臬食民等事

杭州太守王陽臣請遼東人

看得杭城米舖例向市河商販買米轉賣民間米商投牙之後舖商兩相交易牙人從中評價然後量斛脚夫持袋張纜船戶水手爲之運載米商以米酬之自明時迄今其來遠矣在米牙雖云納稅其實歲費無多不過議價舉口之勞又舖戶赴河買米時供給

一、食之飯耳至于脚夫則於斛米之時張口袋纜口袋亦不過舉手之勞雖借當官值夫名色以爲口實而其如當官值夫例給僱價又尚有三行五壩與各橋埠同值不止一張袋纜口之脚夫也若夫船戶有船奮利水手出其辛勤爲之運米皆非藉本營生此等陋規皆出私創乃居然作牢不可動之永業而牙人脚夫每恃衆擎易舉競相爭執侵剝商民本當盡行革除以懲霸佔私派之習但念相沿已久而米商亦復稱便今就脚夫戴玉與牙人施聖新等互許之詞遵批查訊質據衆供米商賣米一石出米九合六分內買牙得二合九分張纜脚夫得一合七分船戶

得二合水手得三合此向來所謂開頭米之陋規也  
其張縑之米因當官勞逸之不齊致增減多寡之不  
一或一合五勺或二合或一合七勺俱隨時變更而  
戴玉等以不敷請益不知米雖出於商人商人寧不  
因此而增價以困舖戶舖戶亦因此轉賣以多取于  
民間則商民均難免無益之費矣况以零星石計則  
似少而以十百總計則甚覺其多也當庭面酌每米  
一石牙人原係二合九勺今量減為二合五勺張縑  
脚夫原係一合七勺今量減為一合船戶原係二合  
今量減為一合六勺水手原係三合今量減為二合  
六勺此三行者以無本之業得此亦足資生而商舖

舉一語  
一事不  
從民膜  
起見其  
苦薩現  
宰官身  
而說法  
者乎

既減其值則易於貨賣民間未必不受減價糴食之  
益矣卑府原從軫恤商民起見倘蒙憲鑒允行請賜  
中飭嗣後如有恃強暗增及借端勒索有害商民者  
許即呈告以違禁嚴拿究革不許復充此亦通商利  
民之一端也至若捕廳議於各項中抽減一合以增  
張縑之詳不特所審原供有兩邊不服之語終恐名  
雖減眾實加價於食米之民矧張縑之夫有何費本  
難償獨欲求增以厲百姓似毋庸置議者也其褚允  
和等俱係米舖貴買則貴賣或增或減風馬無干續  
控一詞本為左袒米牙旁助以作應援耳法當懲戒  
姑與其餘槩從寬政

牙棍朋奸等事

杭州太守王隅臣諱遼東人

曾看得張縷夫戴玉等與米牙施聖新等互訐一案先經交控憲臺飭府查審深知此輩為商民之蠹祇緣相沿已久免事更張就於兩造及瓶戶水手每未商賣米一石其得米若干云云意在歸商便民而息爭訟已奉憲允曾未幾時米牙復構棍劣托名舖戶請以減米歸牙遂至玉等再控自春迄今纏入越月而反復訐告已如此則知陋規一日不除訟端一日不息彼增此減不特爭利之熒衷難泯而亦無此等典章茲遵憲批隨經公訊據其所供并未奉旨奉文設立徒以病商厲民之私輒敢弁髦憲紀屢

二三百  
年之積  
弊一旦  
削除每  
歲為商  
民省百  
萬金錢  
仁人之  
利溥矣

肆瀆鳴誕妄已甚若再輕狗酌量終于壑慾難填抑且商民增困况把持行市與市司評價不平皆律例所禁而國法宜究者也自難因循含混致與成憲有違合無自今以後凡在市河米牙張縷夫瓶戶水手等從前借端索取陋例一槩革除請示嚴禁不許復行庶遠商之血脉既疏而近民得免貴糶之苦固弊盡剔大法始彰至于舖商買賣各隨其便如有不遵立拿重究仍行枷示毋令群小再輕三尺可也

二孤奏冤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司李江南人

審得陳長宰陳伽藍兄弟所告王積寧等欺孤凌寡一詞初閱不勝髮指及拘兩造對質則有大謬不然

者長宰之母業已再醮王汝棋二子與母同居視王猶父是孤其名而不孤其實矣汝棋妻陳之妻子陳之子田陳之田戶陳之戶不免太享其逸此陳門至戚王積寧等之所以不平也若果有累孤之情汝棋何妨代為聲說乃故用二稚出名豈非以孤寡二字易聳憲聽乎孰知孤者不孤而寡者亦並不見其寡也利人之有拒人之求而猶自名為保孤恤寡其誰信之據所告止爭數斗糧耳隨經行縣命積寧等出戶勿復再受累孤之名汝棋巧於煨煉恐非終利孺子者杖之以壯孤援

誣盜殃民等事重出

平陽 毛錦來 諱 達 新昌人

看得曹某乃曹志獻之胞弟也獻無子而家計稍豐學有二兒而一貧如洗故覬覦其兄之身後將琴朕而抵朕矣獻以已地一片出賣與武進士李弘寶為業某以是兄之物實已物也見寶築牆力爭無狀寶控於縣縣尚未審而某遂聳臺夫志獻無子固有兄終弟及之義然一息尚存學不敢過而問也今將欲拯兄之臂奪其地而不得反遷怒於受地之人貪而且驚一杖不枉

急救萬命事

毛錦來

看得張國光王如舜等因築堡城借某舉人之地就便取土工竣之後雖經填平仍復被水衝壞以致廢

耕賠糧是與未填等也。致某呈縣而如舜等。遂紛紛上控本府本道兩經審明斷令再行填地以息爭端。亦可謂情法兩平矣。刁民健訟尚自喇喇何為耶。即使初斷不服亦當就事論事何至開單揭款故犯新令之所禁耶。且使某惡果真即指一二事亦未始不可暴其罪。又何至聯篇累牘至三十八款之多。幾至閱者日眩心搖如一部廿一史不知從何處說起。尤等惡習一望而思過半矣。其所開二十八款中大率交易之事居其十之七八。人命債筭居其十之二三。其所謂交易者則某件執有稅契印約使稅契印約而不足憑也。則天下之交易皆可危矣。其所謂

人命不曰若主無人則曰兇首不在使無若主兇手而即可以人命列款也。則廟中死丐路傍僵屍皆奇貨矣。其所謂債筭者問有溢額之收帖否也。曰無之。問有憑筭之中親否也。曰無之。使無收帖中親之可據而遂指人為債筭也。則天下之緩急相濟者皆可不索索亦可以不償矣。更可笑者究其事款之年月遠則明朝之末季近亦順治之初年而總無一目前之事究其被害証佐不係王如舜之同宗即為張國光之親黨而餘者亦皆築堡同事之人。天下之誕妄雖多從未有見有如此之甚者也。如舜國光等本應反坐但審某父子一舉三衿皆在名教之列代為叢

怨不若勸以睦隣且數畝薄地偶一廢耕未為大害  
何遽呈人於縣以激眾怒恃勢凌人亦見一斑矣與  
國光等分別杖做以為喜訟樂爭者戒

田產二 爭家私

朋謀吞殺事 駁語

青州周櫟園 詳亮工

張無憂真智人也嫡生二子妾生二子分產之後妾  
又生一子張元業等年既幼小復係庶出無憂若不  
厚分嫡子則妾子無遺類矣嫡子得二分妾子共  
得一分無憂猶虞嫡子生心復于分書中云即妾再  
生十子亦與元善元會無干幸而分後妾只生一子  
使果生十子亦將聽嫡子權二分十子分一小分

乎為此言者不過慰之生心防嫡子之妬耳不故知  
張無憂真智人也張無我所供妾生之子不才不能  
受業是以不肯平分查分產之時元業尚各小秋元  
男尚名小丑而元美尚未生也其父何以知孩提之  
童與未生之子俱屬不才且無憂分書中亦無此語  
也妻分大小子無嫡庶為族長者宜平心論理體亡  
者當口不得已之苦心為之公處豈可左袒嫡子致  
亡者之目不瞑于地下乎仰縣押令族長於嫡子二  
大分之中公處以服元美之心以息無窮之訟古人  
公案中有恐圖謀幼子作遺囑以家私全分與嫡以  
待其子之成立以望後廉明官府之公斷者此類甚

多故知張無憂之分書然有苦心張無憂之偏分其  
為智人也仰縣另行確審招報

一件滅倫慘變事

建德縣尹李石菴諱瑛黃

鄭士昌之控其胞弟士旦以滅倫慘變為詞即使情  
事果真已失友讓之道及細詰顛末又屬烏有之情  
蓋緣居側一粟實之入妯娌爭之致有違言士昌惑  
彼婦之口遂誣士旦盡賣父業夫士昌于二親未喪  
之先因家道艱窘孳妻就屯於廣信經年始歸歸則  
父母俱見背矣設有家產可分胡不安坐于家作田  
舍翁乃致輕去其鄉耶况建邑距廣信僅五六百里  
而近為士昌者定省之不知存亡之不問殮埋之不

以史筆  
行文論  
詞之便  
見者

與方應媿悔終身無面目以見手足乃今且以果木  
之微捏情以控尚安得靦然以對鄉鄰曰我子也歟  
哉我兄也歟哉至于菴豆燃其悉聽雞牝指縱又非  
有丈夫氣者所為本縣低徊斯詞心傷民俗之遠古  
甚矣扑作教刑所以示人孝所以示人悌所以示人  
之夫綱固非止為士昌一人訓也

橫矜嚇殺事

平陽同李毛錦來諱

看得劣矜張某蓋有貪財之癖而無羞惡之心者也  
妻亡而續娶王氏王氏者王國泰之妾女也國泰無  
子身死之後妾亦繼亾獨遺老妻依侄王三魁卒歲  
其女先嫁韓姓十餘年韓夫死復嫁俊猷亦十餘年

矣張某之於岳父母均未接面猶路人耳忽滙岳家遺貲遂挈其婦而依棲王門欲藉牛子之名以爲中分之計耳依棲之後遂借端尋釁與三魁角口無寧日曾憑中親議處給張某房院一宅肥地二十畝此三魁過于仁厚不當予而不當予而予之是自開其漸而爲他人侵蝕之媒矣張某果以得權爲詞竟欲併吞全蜀此三魁勢不容已而爲橫衿嚇殺之控也夫三魁以本姓親任奉伯母而承族業分所應然以三十年後再醮二姓之妾女欲向母家重索香奩以三十年後未覩翁面之繼偕欲向妻舅共分遺產此情理實未之前聞也應從朴贖以振廉隅

其中親先處之房田念三魁既有成議姑准免追是其幸也逐離王門不容並處

謀殺人命事

毛錦來

宋文義本名張胎工雇於宋廷寶無兒請爲養子寶爲聘媳張氏蓋已有年評寶死而義心變矣私賣父業謀歸本宗寶任宋文禮者亦黠棍也見義不仁得乘隙而欺之賺屋三間轉賣與上官位受價十八兩分半與義而餘入已囊致義不甘彼此成隙適義妻死莫殯向禮追討屋價禮不從而義以妻命控實誣之也詎禮久蓄傾義之心素善事寶妻聶氏故聶氏德禮而惡義言多有祖嗟乎禮亦非能愛



聶氏也利其有耳雖然較義之顯爲不孝則差愈焉  
且禮於廷寶分則任也親疎亦殊合令族長押令收  
理寶骨然後承業以奉聶氏餘年可也宋文義昔恩  
叛母決杖逐之

屠抄事

金華李鄴園諱之芳  
武定人

審得徐爾順乃諸生待士元之弟也士元因妻無嗣  
娶柳氏爲小星已育一女有侄朱澄罔顧墻茨之譏  
亂其幃簿復逞毒拳之毆血濺衣襟致士元控縣而  
澄遠遁及今照提未結此士元所爲傷心于骨肉也  
及得病乘危有同學呂日昌田一秦士元素與友善  
故以五歲之女許日昌爲媳而預送衣環現撥奩產

舉妾楊氏付之一秦使其善待呂生撫義遺女俟長  
成而嫁之哀哀遺囑皆其手書當是時也士元豈不  
知有任在顧其平昔所爲率皆獸行故臨訣之頃綠  
衣在側黃口在抱寧付託于友生而他不可問者誠  
有大不得已于其中也及今閱其零星剩墨如在風  
雨暗牕不堪多讀抑何感慨之極而顧慮之深乎若  
之何爲爾順者莫如自憾其子尚欲謀爲立繼而欲  
鯨吞絕產耶夫士元之不欲澄繼早已決之生前安  
能強于泉下士元之產惟士元得而主之今雖已死  
有遺囑在是身在無異也爾順雖有覬覦之心如公  
論何況架詞屠抄妾稱險藥刺謬已極杖不爲苛其

朱澄一案仍聽該縣照提另給

田產三 告賣告贖

考察事

滯州侯容菴 諱康民 刺史海門人

看得孫某者以清白名臣之後被論追贖房杜門風  
觀者浩歎然既有屋田可質何不開論親族而蔓延  
于風馬不相及之人如景及等田既勒孫舜源承買  
矣猶曰水木一源難坐視也翁士炳等既非瓜葛又  
無交易使山鄉細民移而寘諸簪笏蟬聯之堂構有  
不驚愕而退避者非人情矣如謂此屋係發祥之地  
貴且賤售則楚弓楚得又未可借他人之贖贖也煌  
煌 明旨株累有禁翁士炳等之抵死不輸有自來

矣除孫舜源田價四百兩既經面認仍照廳斷速追  
外餘悉於孫成名下勒限完納其餘田及屋聽自召  
賣同居親族不得舍近扳遠舍親扳疎有違明禁

田產四 侵官地

清查官地事

蘭州呂南呂 諱夾鐘 司李滑縣人

王國棟擅占社學地基建造住房旋售綠旗兵某為  
業此明知官地不可以據故借兵勢以蓋前愆耳及  
奉清查官地國棟急宜首明何符總甲指報又何可  
報後而復為掩飾耶本圖脫罪而罪案反從此定矣  
合將原基斷歸本學仍加杖懲

拯救赤子等事

上元李維嶽 諱如鼎 縣令安福人

審得李義等一千人犯皆神策門外之居民也因先  
年海寇圍城斃其地及滅賊蕩平之後奉督憲暨  
將軍分論以官路為界路東作水田路西作旱地所  
謂路西者即神策門外自義等所居之地起直至儀  
鳳門外而止也此項田地肥磽不等然向來俱屬江  
湖所至宜插水秧難播旱種自奉憲分界以來種苳  
種麥俱被水淹以致錢糧賠累號泣無門義等百餘  
人赴縣呈訴以拯救赤子為詞亦疾痛呼天之義也  
早職忝為民牧豈敢壅不上聞是以急為申請及奉  
憲諭同章京踏看其地則見神策儀鳳二門之外約  
十餘里各田已盡栽秧芄芄可愛是曩時滄海仍變

桑田不可謂非太平之象也但既奉有路西為旱之  
憲令即潮神有知亦當退舍何物愚民敢於波蓄  
浪仍作水田是此間一帶居民不無藐法抗官之罪  
矣在神策門外者尚有已經具詳但候憲批之一言  
藉口而下關一帶田民並未赴縣申訪乃亦改旱為  
水居然種插其義何居豈亦因其勢而利導之謂憲  
法能寬于彼者必不獨嚴于我耶則又愚民之更愚  
者矣然早職沿塍細閱其本來實係水田一應旱種  
徒播無益若使勉尊前令無論有田之家秋收少獲  
即本縣追比國課亦令何所自來民以食為天此  
所以該地居民明知犯令有罪而不得不為權且活

命之圖也。切以海寇犯境，乃千年一見之事。迄今海宇蕩平，似不宜久荒民田，以待巨測。伏乞憲臺俯恤民瘼，宥其無知。准將路西一帶民田，改旱作水，仍其舊貫。則萬姓有更生之樂，而錢糧無莫措之憂矣。

租債

欺君殃民等事

平陽 司李 毛錦來 諱 新 呂人 達

看得齊某狡悍之徒也。尚以素行不端，不能安身於鄉里。綽入京師，漂泊無賴。遇邑人張文煥，適還浙江景寧縣典史，乞携隨任。一則藉工傭以活生，一則去鄉井而避禍也。煥以同里之情，輕諾不拒。比至任所，典史官況不問可知。束薪斗米之俸，自給不贍。尚曰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相隨一載，原無所贖。某乃怨望而歸，遂操假券一紙，轉向煥弟張天宿索取工值。控縣控府，屢經責逐。今復控憲詳審，齊某隨煥赴任之事。天宿並未與聞，安得以無中無証之偽券向田舍翁索取官債耶。本應重擬，姑念所詐未遂，博杖以懲。

謀吞斃命事

長安 邑宰 梁奕奕 諱 禹 旬 平遙人

王吉臣之父在日，曾借與黃太居銀二十兩，無約無中。或完或欠，未由稽考。吉臣于順治十五年，經黃可久等評處，令太居還銀二十一兩，以杜牽纏。亦可謂克全厚道矣。吉臣立與完帖，親筆可憑。乃字跡方新，而本心已昧。則前此二十一兩之索償，亦為無端局

詐不益彰明較著乎一有收帖而復詐一無借券而償銀君子小人之途于是乎分矣更可異者捏造欠票一紙乃稱伊岳代筆世有乃翁而不左祖阿嬌者乎况伊岳已不可復生併求一左祖者而不得也可久云此票未經見寫獨中親黃元貞屢以目視吉臣而吉臣復以言引元貞彼此張皇情詞閃爍則虛之不能飾而為實猶有之不能飾而為無也法應究擬姑念子衿從寬以俟悔

爭毆小忿

倡亂屠民事

審得錢堯孟天德皆鄉民也鄉俗每值亢旱必禱龍

川南 紀光甫 諱 守憲 精苑 人

神以求雨澤秋成之後計田鑲金用酬神貺此成例也今秋值錢堯首事天德有田二十畝應出自鑲一金錢堯索之甚力天德輸之甚慳兩不相平致塵憲牘夫報神之禮不始于今日鑲金之費不止于一家案徃例而惜一金則咎在天德但酬神之物應出于鄉民之樂輸天德吝于酬神神之罰可耳為錢堯者豈得以武斷之勢臨之橫征使出神亦莫之享耳各薄杖以平之

妻命事

蕭山 賈蒼喬 諱 縣令 曲沃 人

看得朱世安吳三鳳同堡之人也三鳳貧而鮮恥鷄鳴而起潛入世安之禾場拾取遺穗世安覺而獲之



遂執爲賊。始而撻之於塲，繼而呈之於縣。詎三鳳者好爲狗鼠之行，而又惡居盜賊之號，欲洗惡聲兼圖報復，遂借妻死爲題，誰聳憲臺，蓋亦挽河洗羞之狡計耳。審三鳳之妻方氏，向因夫妻反目，投井而死。已經縣審結案。於世安風馬牛不相及也。夫竊粟已屬非理，誣告更當反坐。姑念同井之人，且塲禾雖有主之物，而露積非廩，蓋之藏薄擬一椽，爲世安者亦不能無罪焉。夫遺種滯穗，向爲寡婦之利，世安卽不能以古道自處，然撻而逐之，斯可已矣。控縣何爲相應。並杖。

絕命冤殺事

涇陽王書年詩際有  
縣令丹徒人

審得秋苗在地，不特八口之家，藉是養生，卽惟正之供亦由茲以出。何物褚承業，家畜驢騾，不加維繫，馬得竒手，胼足胝植，此嘉禾豈爲他人供芻秣乎。絕命冤殺之控，所不能已也。據訴止有蹄跡，而禾苗未傷，夫不踐生草，惟振振麟趾，足以當之下。此則皆傷苗損稼者流矣。觀此芑芑而不張牙鼓吻，天地間有此仁獸乎。褚承業非以和息之故，罪烏能免。

大亂 國典事

蕭山賈蒼喬諱國楨  
邑宰

看得胡甲何乙，世有姻好，其兩家門內之事，彼此知之最深。卽兩家絕無影嚮之事，彼此惶誣，亦使人易信。胡甲曾借何乙之衣，繫于典舖，其後贖還，似非故

物兩相角口誠為細事奈何日復一日遂以淺忿而  
結為深讐胡甲欠衣而累戶頭何乙受責何乙宜乎  
不平但不合以不平之鳴激而為過情之語辱及祖  
先玷及閨闈先使人口沸騰以快一時之憤計誠得  
矣獨不思我固能誹人亦善謗辱人祖先者人亦辱  
其祖先玷人閨闈者人亦玷其閨闈然則非自辱之  
自玷之也一聞耳據詢推問兩人幾無地以自容姑  
不深求止令鄉保押處仰息爭端仍各予以杖為詈  
人不擇言者戒

急救夫命事

看得熊若八與余北鄉偶爾相值非有夙嫌買羅

咸寧 黃耳升 諱家鼎 邑宰 穎上人

事也講價常情也銀貨俱在何必相爭即爭矣又何  
至橫加筆楚以幾于不可知乎乃管甘八囑嬭管阿  
陳為急救夫命等詞及庭訊時而管甘八動履維艱  
膏藥遍体一經揭驗則皆無恙之皮膚况此扶杖情  
形則知從前爭毆之受虧未必言言皆實本當究擬  
念事起微渺杖以懲之

黑夜衝殺事

劉黃中

看得王敬止魏德一之互訟也其端自嬭人而起王  
魏二婦屋宇相連小事角口容或有之乃出言傷心  
魏婦不無已甚耳屬于垣者奚能堪之乎德一之子  
雲生執敬止而奮老拳敬止計無所出揪雲生之臂



囊而碎其皮在敬止原欲解危而雲生因受重傷夫  
腎囊何地而堪受劊乎使雲生為患稍深敬止豈能  
脫禍姑念起釁有山一併從寬免擗仍斷敬止出銀  
一兩給雲生以資藥餌

慘弑伯母事

太平劉松舟諱浦引  
二守

審得夏某繼妻朱氏四德未嫻悍潑成性每以河東  
一吼胆落其夫因前子嚴某縱養家禽蹂躪田稻喚  
其侄夏茂功理阻遂以慘弑伯母之詞誑焉置茂功  
于不韙之地及訊于証王建吾乃氏中表至戚亦稱  
朱氏溺子讐侄誠非賢婦則氏之潑行可謂中外無  
間言矣夏某雖云他出歸時即當排解何以任其刁

悍而司牝唱于公庭被鬚眉七尺之謂何而甘委靡  
若此也責而免供使知以刑于自愧

發審事

仁和佟懷侯諱世錫  
邑宰

看得丁蘭生駕舟窮民也當歲聿云暮之時正攘攘  
逐利之日乃營兵許六奪船裝貨強而不可以致被  
毆失辨生以事于禁令協同地方赴稟將軍當蒙發  
審夫兵猶火也火能燎毛奈之何哉備卷存據可耳

滅法絕命事

蘭谿楊玉衡諱天機  
邑宰

陳孫弟與陳五一同族人也前月初一日值大兵經  
過秋毫無犯因而酬神了愿祇因鄉乏陳平致有分  
肉不均之歎蓋爾孫弟勸勉車而流涎不禁咆哮而



起與陳三一陳四七等為鄒魯之閨昏夜捨擗之際  
揪髮而辮失焉然揪落誰何人之手則不得而知也  
乃揪者走脫而以解勸之陳五一指為揪辮之人則  
背謬甚矣况以昇幼而誣尊長駕虛求勝不更妄乎  
陳孫弟本應杖懲但念一滴未潤拈腸而髮去止留  
髡頂為口傷身亦可自蔽其辜免供存案

黑夜克殺事

蘭谿 湯玉衡 諱天機 邑宰 閩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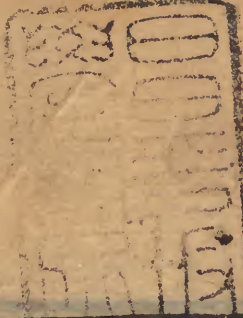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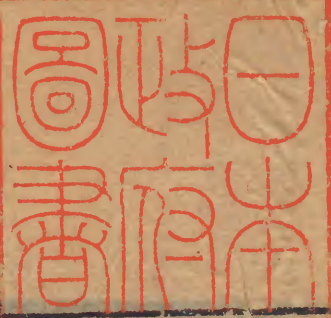
唐九五有棗在園似非道旁苦李徐阿惠過而流涎  
整冠之嫌知而不避踰墻偷摘而被獲可羞甚矣乃  
猶不自悔過復于子夜集黨攻擊其門以致僱工王  
苟亡頭顱碎九五不得不投鳴鄉保繼以黑夜兇

殺也乃於其五為阿惠之親兄不為其弟解紛而  
反挺身代為求直是弟既盜跡其行而兄又不為柳  
下可稱頹俗之二難矣貢阿惠以懲盜棗之非杖徐  
甘五以為助虐者戒

發審事

杭州 王鼎臣 諱 遼東人

看得顧瑞乃脚夫而潘四則絳夫皆食力之窮民也  
本年七月某日不知何物姓徒忽以魚鮓二包藏硝  
於內信瑞挑至江干路經候潮門為守門官兵搜獲  
拿送奉憲差押發府遵即推求據瑞供出江干葉星  
之與李君玉姚彩生等隨經勾問據葉星之則供業  
係寫船偶有不知姓名之客來家覓船遺一被套去



卷之二

而不返李君玉則係船戶而潘四是其裝艙扯絳者  
也姚彩生則長安鎖之飯舖歷究買硝之人皆不識  
認總之若輩送往迎來一日不知凡幾素未留心莫  
能置對轉展殊運買硝者終不可得想事既發覺必  
畏罪奔逃卽憲以藏硝亦係秘計又豈肯與聞於道  
塗之顧瑞等况瑞等赤貧不過日博數文以糊口茲  
久爲拖累情殊可矜應否先行責釋以儆不慎而戒  
將來仍嚴緝正犯俟獲到另行究結

